

戊

戌

奏

稿

序

起海濱疎賤之儒處百日至促之期冒盈廷守舊之怒當此  
索專制之焰而開天下不敢開之口掃數千年叢積之弊開  
中國維新之局雷霆霹靂民物昭蘇萬國震驚改視易聽自  
古以來未之有聞也而吾師南海先生以之吾師雖通籍于  
朝而歸講學于粵未嘗一日服官也及丁酉戊戌之間膠旅  
之割常熟翁相國進賢于下

德宗景皇帝倚聽于上先生一旦起芒屨整冠裾明良相得  
魚水君臣蓋自宋世來人士以經術文學爲人主敬信諫行  
言聽大變舊法者自王安石以後未有其比也蓋自王安石  
創經義試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

之千餘年蕭何行漕運之制行之二千年皆至先生而後廢  
之定國是請立憲大譯書派游學獎勵創新裁綠營放旂兵易  
官制及後此百凡新制甚至剪髮易服皆自先生而始開之  
繫中國數千年政治之變得失存亡之局二千年來未有若  
先生關係之大者也嗟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古  
未見其人則于先生見之雖然非有神武聖明之主推心置  
腹先生又安能進盡忠言哉從古國家之盛治必聖主賢臣  
之遇合而後成之在吾國則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劉  
先主之于諸葛周世宗之于王朴是也其在歐土則德威廉  
第一之于俾士麥意伊曼奴核之于嘉窩是也

德宗與先生之詔曰他日更效馳驅共建大業若天祐之竟

其設施積至今日中國之強盛豈有比哉故夫聖主賢臣之  
遇曠千載而難逢若既逢之且成功大效彰彰矣而壓于呂  
武君臣同禍致使大業不就成功盡廢

德宗既升遐而先生亦永棄愍遺一老長流絕海中國岌岌  
危于累卵及資政院既開議員群請開黨禁而未獲豈天之  
不祐中國耶讀斯文者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愴然而淚下也  
宣統三年三月弟子三水徐勤敢書簡端以告國人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

一 戊戌數月間 先生手撰 奏摺都六十三首 一代變法之大略在焉 亦有代作者 戊戌抄沒多所 散佚即篇目亦不能憶 內子同薇文備先生女也 累年搜輯鈔存得二十篇 遲遲久待終無由搜全 懼久而彌佚 先印之以應天下之望 餘俟搜得陸續補印

一 存目十三篇 先附於此 搜得補印

一 各篇先後按月爲次

一 先生進呈編書亦在此時 今將其序文五篇 附刻于後

一 戊戌前之奏稿編書已久 刊行故今不具

宣統三年三月

編者弟子麥仲華謹識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請告 天 祖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 四月

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 四月

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摺 四月

請開學校摺 五月

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 五月

請勵工藝獎創新摺 五月

請裁綠營放旗兵改營勇爲巡警仿德日而練兵摺 五月

請尊 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 孔子紀年而廢淫祀

摺 六月

請定立憲開國會摺代 內閣學士潘普通武 六月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 六月

謝 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期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上

言事摺 六月

請禁婦女纏足摺 六月

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 七月

請廢漕運改以漕款築鐵路摺 七月

請計全局籌巨款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摺 七月

請設新京摺 七月廿日後

請斷髮易服改元摺 七月廿日後

爭割旅順摺 以下暫闕

請勸農摺

請重商摺

請飭查盛宣懷借戶部款歲息六十萬撥充大學堂經費片

請裁釐金摺

請召用馮子材充京營摺

附保萬軍奏摺片

請保護華僑摺

請改定法律摺

請改官制摺

請安外教摺

薦袁世凱摺

派督辦官報局謝恩摺

遵旨出京報啓行日期摺



進呈編書序目附

進呈俄大彼得變法考序 正月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正月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五月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六月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七月

補錄

應詔統籌全局摺 正月

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 正月

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摺 五月

請告 天祖 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稿

奏爲決行變法。請上告

天

祖。大誓羣臣。以定國是而一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東事敗後。近者膠旅繼割。國勢凌夷。瓜分日聞。幾不國矣。所以至于此者。一統閉關之治。與列國競爭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陸舟車之異宜也。今我國處競爭之新世。而行閉關之舊法。安得不危敗乎。夫秋扇必捐。堂簞無用。五月之裘難披。岸上之船不住。物之公理也。禮以時爲大。而孔子時聖。逆天不祥。違時必敗。若當變不變。必有代變之者矣。與其人爲變之。何如已自變之。之爲安適。夫印度者人

戊戌奏稿

代變者也。日本者。已自變者也。得失之故。可以鑒矣。

皇上聖明神武。奉天審時。知時變之宜民。觀會通而行禮。審得失成敗之故。決維新更始之謀。誠爲不世出而膺昌期者矣。然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變易之始。守舊所疑。蓋弊者無以定。韶武鄭楠之聲。瞽者無以辨。采色文章之美。蜀犬見日而吠之。愚闇閉塞之夫。安其所習。毀所未見。昔滕文公趙武靈王。魏文帝變法之時。父兄百官。蓋皆不欲。極力阻撓。俄大彼得之變法。羣臣陰欲廢之。惟賴諸主剛斷。不惑羣言。故能致治強。光烈昭著。比年以來。

皇上有意變法。而盈朝洶洶。不可嚮邇。親貴抗違。耆舊力諍。羣僚面從而後言。舉政始行而中廢。乃至奉

旨發議。乃推延而不議。

明詔施行。乃束閉而不行。人心衆論。緝緝做做。譬行船駕駛。宜定方針。乃船主指之于南。而舵手推之于北。以此而求登彼岸。不亦難哉。臣愚竊竊憂之。又竊反覆爲

皇上計之。若令守舊不變。而土地可保。

宗社無恙。可長此終古也。則臣愚亦謂勿變也。然守舊不變之危。敗成事已見矣。故徇守舊親貴之意。則

宗社土地不保。試問守舊親貴與

宗社國土孰重乎。

皇上受

祖宗之付託。爲國民所託命。愛

宗社土地而保之乎。抑愛守舊親貴而保之乎。但以此比較。皇上今之行政。若何可以立斷矣。故今茲大變。百度非

皇上乾剛審斷不可即

皇上能奮乾剛而非大舉誓禮。明定國是。昭示

聖意。俾萬衆回首改視。易聽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趨也。日本明治之初。決行變法。大集羣臣。以五事誓于太廟。蓋變法者必行之途徑階級也。

皇上上法滕文公魏文帝之英明。外探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術。乞明詔天下。擇日齋沐。大集羣臣。無小無大。誓于

天壇

太廟。亦如日本以五事上告

天

祖探萬國之良規。行憲法之公議。御門警衆。決定國是。以變法維新。爲行政方針。有違此誓。討茲無赦。若行此乎。雷霆震厲。萬物昭蘇。人心乃一。羣疑乃釋。然後羣臣恪恭震動。同奉聖意。力行維新。天下更始。新政之行。當如流水。惟

皇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 四月

奏爲恭謝

天恩。特許專摺奏事。請罷棄八股試帖楷法取士。復用策論。冀養人才。以爲國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疎賤。荷蒙

召對。詢臣以中外之事。救國之謨。對逾二時。皆承嘉納。

天顏有喜。並問取所著各書。咸令寫進。又令隨時上陳。特許專摺奏事。殊恩異數。非臣之賤。所當被蒙。粉骨碎身。非臣之愚。所能上報。臣竊惟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于廢棄八股矣。夫八股之無用。臣即棄八股以

竊科第者也。從其業之既久，知其害之尤深，面對未詳。敢爲我

皇上先陳之。夫自春秋譏世卿而選郊野，漢世舉孝秀而考經行，六朝至唐宋，詞章與帖括並用。元明及國朝，經義與試帖俱行。自周與宋，曾取士于學校。經漢迄今，多試士以策論。雖立法各殊科，要較之萬國，比之歐土，皆用貴族，尤爲非才。則選秀于郊，吾爲美矣。任官先試，我莫先焉。美國行之，實師于我。夫若漢之光祿四行，宋臣司馬光之十科試士，朱子之學校貢舉法，皆爲良法，惜不見行。且凡法雖美，經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時會大非，而不與時消息，改絃更張，則陷溺人才，不周時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推宋王安石之以經義



試士也。蓋鑒于詩賦之浮華寡實。帖括之迂腐無用。故欲藉先聖深博之經。文令學者發精微之大義。以爲諸經包括人天。兼該治教。經世宰物。利用前民。苟能發明其大義微言。自可深信其通經致用。立法之始。意美法良。迨至明與國初。人士漸陋。然抉經心而明義理。扶人倫而闡心性。當閉關之世。雖未盡足以育才興學。猶幸以正世道人心焉。惟垂爲科舉立法過嚴。以爲代聖立言。體裁宜正。不能旁稱諸子而雜其說。不能述引後世而謬其時。故非三代之書不得讀。非諸經之說不得覽。于是漢後羣書。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諸子。戒不得觀。其博學方聞之士。文章爾雅。援引今故。間徵子緯。旁及異域。則以爲犯功令而黜落之。若章句警儒。學問止于論語。

經義未聞漢書。讀禮記則嚴劄國恤。學春秋則束閣三傳。若夫周禮以經國家。儀禮以範人倫。以試題不及無人讀。誦乃至。詩書易禮之本。經亦復束。漢注唐疏而不觀。甚乃學席論孟之微言。亦只守兔園坊本之陋說。蓋以功令所垂。解義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簡。三場只重首場。故令諸生荒棄羣經。惟讀四書。謝絕學問。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學。掃地無用。束閣不讀矣。漸乃忘爲經義。惟以聲調爲高歌。豈知聖言。幾類俳優之曲本。東塗西抹。自童年而伊唔摹仿。妃青儂白。迄白首而按節吟哦。旣因陋而就簡。咸閉聽而黜明。試官妄取。謬種展轉。以相傳。學子循聲沒字。空疏而登第。雖有經文五義。皆以短篇虛衍。雖有問策五道。皆依題字空對。但八股清

通楷法圓美。即可爲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爲何代人。漢祖唐宗爲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矣。既流爲笑語。復乘文衡。則其展轉引收。爲若何才俊乎。然凡此所譏。尙屬進士舉貢生員以上者也。若夫童試。惡習尤苛。斷剪經文。割截聖語。其小題有枯困縮脚之異。其搭題有截上截下之奇。其行文有釣伏渡挽之法。譬如中庸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則上去及其廣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爲題。如此之例。不可殫書。無理無情。以難學者。不止上侮聖言。試問工之何益。而上自嘉道。下迄同光。舉國人士。伏案揣摩。皆不出此大草之文法也。夫人士之才。否國命之所寄託也。舉貢諸生。

爲數無幾。若重生者。士之初基。吾國凡爲縣千五百。大縣重生數千。小縣亦復數百。但每縣通以七百計之。幾近百萬人矣。夫各國試皆無額。惟通是求。而吾國學額寡少。率百數十額。乃錄一人。故錄取者百之一。而新試者不止百之一。故多有總角應試。蓬蒿猶未育其杵者。或十年就試。已乃易業。假三十年之通。則爲三百萬人矣。故有人士終身。未及作一大題。以發聖經大義者。夫以總角。至壯至老。實爲最有用之年華。最可用之精力。假以從事科學。講求政藝。則三百萬之才。足以當荷蘭瑞典丹墨瑞士之民數矣。以爲國用。何求不得。何欲不成。乃以三百萬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鈎心。鬪角。散精。費神。舉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以言聖經之大義。

皆不與之。以發明也。徒令其不識。不知無才。無用。盲聾。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長平。趙卒四十萬。尙十倍之。其立法之謬。異流弊之奇。駭誠古今所未聞。而外人所尤怪詫者矣。即以臣論。卯角學文。于小題搭截。尤畏苦之。其文法嚴苛。過于鉗網。觸處皆犯。束書不讀。稍能習熟。若復涉羣書。置而不事。即復犯文法。故六應童試。見擯以此。知其于學問。最相阻相反也。且童生者。全國人之蒙師也。師之愚陋。盲聾。既極。則全國人之閉塞。愚盲。益甚。是投全國人于盲聾也。何以爲國。昔在一統閉關之世。前朝以之愚民。則可矣。若夫今者。萬國交通。以文學政藝相競。少不若人。敗亡隨之。當此綢繆未雨之時。爲興學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猶恐其不能以立國也。而

乃以八股試多士。以小題枯困截搭縛人才。投擧國才智于  
盲瞽。惟恐其稍爲有用之學。以爲救時之才也。不亦反乎。然  
則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爲之。而八股致之也。故臣生平  
論政。尤痛恨之。即日面奏。

荷蒙

聖訓。以八股爲學。非所用。仰見

聖明。洞見積弊。夫

皇上既深知其無用矣。何不立行廢棄之乎。此在

明詔。一轉移間耳。而舉國數百萬人士。立可掃雲霧而見青天矣。從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爲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爲通方。

成敗奏稿

之學以中國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聞耳尙慮羣臣守舊或有阻撓。

皇上睿慮內斷于心。請勿下部議。特發

明詔。立廢八股。其今鄉會童試。請改試策論。以其體裁。能通古証今。會文切理。本經原史。明中通外。猶可教空。疏之宿弊。專有用之。問學。然後宏開校舍。教以科學。俟學校盡開。徐廢科舉。其試帖風雲月露之詞。亦皆無用。其楷法方光烏之尙尤爲費時。昔在閉關之世。或以粉飾夫承平。今當多難之秋。不必斂精于無用。應請定例。並罷試帖。嚴戒考官。勿尙楷法。庶幾人士專研有用之學。其于立國育才。所關至大。臣愚顛顛首以是請。

恭摺叩謝

天恩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戊戌奏稿



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摺

四月

奏爲請停止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以整武備養人才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維中國武備不修久矣。頃者東事之敗。割遼臺。賠巨款。舉國痛心。弱形暴露。各國輕視。瓜分日聞。禍至無日。戒懼難怠。而猶有守舊最奇之制。實爲敗軍割地之由。東敗已閱三年。至今尙不改革。臣工盈朝。竟無人爲

皇上力言者。臣誠痛異。謹爲我

皇上陳之。自嘉道以來。汽船飛渡。萬國棣通。歐美列強。偪壓隣集。鴉片戰敗而香港割。熱河遠幸而京師破。諸口通商。形見勢逼。未幾而安南緬甸琉球交失矣。乃者會盟聘問。列國

交通亦復以強弱得失。互相比校。稍不如人。滅亡隨之。波蘭  
印度。尙爲遠跡。突尼斯馬達加斯加之亡。乃其近者。則吾中  
國今日。已非一統閉關之舊。而爲武備政治比較之列國矣。  
試問列國之武備何如乎。自普國以小勝法。自是各國效之。  
舉國民皆爲兵。其兵皆入校。礮兵馬兵步兵工醫輜重各習  
其科。皆有文學算數地圖兵法之學。不止步伐營陣之法。跳  
澗逾壘之粗也。自小校至大學。與專門各異科程。其法精密。  
將帥必自大學出。裨校亦自專校來。未入校者雖有奇才大  
功。不得爲裨校。若其講求鎗砲。非止堅輕遠準速而已也。製  
造之法。精益求精。隔山砲大徑尺許。乃可人携一段。以逾山  
越澗。若其大砲長逾十丈。彈大徑尺。長逾三尺。中藏小彈千

數。觸物開花。遠擊三十里。震燒二丈。深入八尺。其急砲可携者一分鐘而數百響。密如跳雨。製槍日精。亦復連響數十。國無大小。皆有自製槍砲。務足其國兵額數。足戰若干年月。舉國一律同式。猶復互校爭勝。舍舊從新。日異月不同。不惜敵一國之力而爲之。蓋自普以得賽賜後。膛鎗勝奧。以克虜伯砲勝法後。各國之練兵製器。講求日精。而後相持莫敢發。此誠亘古所無。而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而迴視吾國之兵乎。舉國既無兵校。亦無練卒。更無可比東西國者。東事之徵兵也。各省驅乞丐應之。其至奉天。持槍寒慄。其槍皆鏽舊朽敗。事急購于外國。則得人廢棄之鎗。不堅不輕。不遠不速。即能準何益。增敗而已。或至用舊製拾槍。至可怪笑。然

猶是火器也。乃者

皇上大閱。群臣並侍。戎衛至肅。外人亦持影鏡自遠而來窺。臣嘗竊陪觀。則走馬而前者。乃左挾雕弓而右加羽矢。鉦鼓一鳴。正鵠命中。銀牌賞下。大衆懽呼。外人拓影。傳徧萬國。不知。

皇上以爲遊戲乎。抑以爲整武備也。若以爲遊戲。豈可儼御容。集千官。羅萬騎。陳十萬士卒而爲之。若以爲整武也。則挾歐人六百年前之軍械。博物院之古玩。以與今之克廉伯。砲開花彈。敵也。臣未知所爲言也。若夫京師旂兵數十萬。講武日習。則皆張鵠于巷。挾矢于野。歐美人亦時旁觀之。臣竊旁視。未嘗不痛心。各省綠營大閱。亦若此矣。歲糜千萬之餉。以

養此爲國防。然乃若是。不重可怪笑哉。又試徧觀武鄉會試。及各省府州縣生童試。此武舉人生童皆一國壯佼膂力之勇夫也。以千五百縣合計之。殆百萬人矣。而所日夕習練。敵精費日。師教弟學。破家產。費十數年歲而爲之。以爭此進士舉。人生員之上賞。得之則仕爲將校。總詰兵戎者。則拉弓舉刀抱石之技也。夫武試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二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真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豈今猶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鬪。鳴長鑼。以相擊乎。以此弓刀石而與數十響之後膛鎗開花彈之克虜伯礮相校乎。既必無是理矣。雖今練軍皆用洋鎗。無用弓刀石者。既知不可用。而令數十萬之旂兵。百萬之武舉。

人。生。員。童。生。方。當。壯。佼。武。勇。之。年。而。斂。精。力。破。身。家。糜。祿。食。  
于。弓。刀。石。至。古。舊。無。用。之。物。果。何。爲。乎。或。謂。將。以。收。撫。武。健。  
無。賴。之。徒。無。論。金。田。之。亂。不。能。收。也。國。家。有。民。而。教。之。豈。有。  
收。撫。無。賴。之。法。哉。今。舉。國。上。下。莫。不。知。其。無。用。然。因。仍。不。請。  
改。朝。廷。亦。聽。之。坐。棄。百。餘。萬。武。士。之。勇。力。年。華。歲。糜。百。餘。萬。  
人。之。祿。食。餉。精。雖。或。出。于。國。或。出。于。民。要。合。計。之。其。爲。暴。棄。  
百。萬。之。兵。歲。棄。萬。萬。之。費。乃。實。事。矣。以。言。兵。事。等。于。古。玩。兒。  
戲。以。言。國。計。則。大。爲。棄。民。傷。財。雖。在。閉。關。承。平。然。猶。不。可。況。  
當。列。國。競。爭。之。世。東。敗。償。割。之。後。而。仍。不。肯。變。計。乎。以。此。爲。  
政。不。知。執。政。何。心。而。舉。朝。卿。大。夫。何。事。也。竊。怪。惑。之。伏。惟。

皇上受祖宗付託之重。憂國家土地之割。起以薪嘗胆之發。

憤重整軍經武之遠謀。乞立下

明詔。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試。及旂兵習弓矢者。並廣設武備學校。先于京津。徧于各省。小校大學次第備置。科程功課。仿德國日本例。必令入學。乃爲將校。下令所司議行。其舊武舉。人生員咸聽入校。其生童願補練兵者聽。仍多派強健才武有志之學生。就學德日兵校。親與德日兵士習驗。然後歸教兵學。且統戎旅。兵事乃可得而整理也。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開學校摺 戊戌五月

奏爲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狂愚。請廢八股。荷蒙

聖明嘉納。立下

明詔施行。薄海迴風。洗濯固陋。咸更新厲學。以贊休明。夫以  
千年之弊俗。而一旦掃除之。非

皇上之神武英斷。何能致此。豈愚臣之夢寐寤思所能及也。

天下回首面內。想望更化之善治。肇應千載之昌期。在我  
皇上矣。其鼓盪國民。振厲維新。精神至大。豈止區區科舉一  
事已哉。雖然。譬諸治病。既以吐下而去其宿疴。即宜急補養  
以培其中氣。則今者廣開學校。爲最要矣。吾國周時。國有大



學國學小學之等。鄉有黨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詩書禮樂戈版羽籥言說射御書數方名之繁。人自八歲至十五歲。皆入大小學。萬國立學。莫我之先且備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文王子。人才作而致之。非賴自然生而有之也。故鬼置野人。可爲干城腹心。介冑武夫。能說詩書禮樂。人才既多。則國命延洪。故作人則能壽考也。後世不立學校。但設科舉。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鮮少。不周于用也。臣不引遠古。請近校于今歐美各國。而知其故矣。歐美之作其國民爲人才也。當吾明世。乃始立學。僅從僧侶。但教貴族。至不足道。及近百年間。文學大興。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館法名士。窩多于其生。蘇詩宮而師之。聘栢羅斯其于瑞

士。而創國民學。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兼各國文。務爲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聽之。專門者。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爲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科。自是各國。以普之國民學爲師。皆效法焉。英大學分文史算印度學阿喇伯學遠東學。于哲學中別自爲科。美則加農工商于大學。日本從之。夫學至于專門止矣。其所謂大學者。不適合各專門之高等學多敗爲之。大弊天下。

之。書圖儀器。以博其見聞。廣延各國之鴻博碩學。專門名家。以得其指導。而羣一國之學者。優游漸漬。講求激厲。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備此者。皆可謂爲大學。非徒在國都而已。總而言之。小學中學者。教所以爲國民。以爲己國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學也。高等專門學者。教人民之應用。以爲執業者也。大學者。猶高等學也。磨之礪之。精之深之。以爲長爲師。爲士大夫者也。其條理至詳。科學至繁。荷蘭比利時瑞典丹麥以兼爾國而能獨立者。以諸學並立。大學巋然。人才不可勝用。故也。普勝法後。俾士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學生而不在于兵。以百業千器萬技。皆出于學。作而成之故也。彼分途教成國民之才。如此其繁詳也。我乃鞭一國之民。以從事于八

股。枯。困。搭。截。之。題。斷。人。才。而。絕。之。故。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國。也。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徧。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吾。國。任。舉。一。政。一。藝。無。人。通。之。蓋。先。未。嘗。教。養。以。作。成。之。天。下。豈。有。石。田。而。能。慶。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見。矣。不。可。不。亟。設。學。以。育。成。之。矣。今。各。國。之。學。莫。精。于。德。國。民。之。義。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隣。亦。可。採。擇。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乞。下。明。詔。徧。令。省。府。縣。鄉。興。學。鄉。立。小。學。令。民。七。歲。以。上。皆。入。學。縣。立。中。學。其。省。府。能。立。專。門。高。等。學。大。學。各。量。其。力。皆。立。圖。書。儀。器。館。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才。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

陰。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若其設師範。分科學。撰課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專立學部。妙選人才。不能致效也。惟

聖明留意。幸警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摺 五月

奏爲請廣譯日本書。大派游學。以通世界之識。養有用之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東事大敗。割臺灣。賠巨萬。舉國痛之。臣以爲此非日本之勝我也。乃吾閉關之自敗。而人才之不足用也。夫中國萬里之廣土。五千年文明之古國。以文學教化。自尊高于大地者也。以夙昔環我皆諸番野蠻。未開化者。故鄙爲夷狄。又皆遺學于我。而日本政法文學。亦自我出。故足已無待。輕視一切。此中國人數千年之積習。非一日矣。其學者所事。學八股試帖。讀四書五經而外。無他學矣。其號稱博學方聞之士。則有義理考據掌故詞章輿地金石諸學。通之者郡縣

寡得其人。然問以新世五洲之輿地國土政教藝俗。蓋皆茫然無睹。瞠目搖舌。若罔聞知。猝以投之大地交通萬國之世。以當各國之新法新學新器。安有不敗者哉。蓋人才之旨。譬不足用也。數千年閉關自足。使然也。吾永永閉關。以爲今之世。猶古之世也。而不意自嘉慶之世。汽船驟出。道光之世。電線忽成。咸豐之代。鐵艦創行。同治之朝。鐵路交通。近乃電話四達。于是諸歐挾其異器。橫行宇內。窺突全球。若天上諸星之忽下于地也。遂破吾數千年久閉之重關。驚吾久睡之大夢。入吾之門。登吾之堂。處吾之室矣。自爾之後。吾中國爲列國競爭之世。而非一統閉關之時矣。列國競爭者。政治工藝文學知識一切相通相比。始能並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敗

亡之。列而吾乃以宿昔閉關之俗對待之。天已大雪。不兌爐  
裘而尙葛屨。履霜前橫大河。不具舟航。而以方車渡水。其有  
不寒斃而溺死者乎。我國今勢何以異此。日本昔亦閉關也。  
而早變法。早派游學。以學諸歐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早譯  
其書。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強。而勝我也。吾今自教之。圖  
豈有異術哉。亦亟變法。亟派游學。以學歐美之政治。工藝。文  
學。知識。大譯其書。以善其治。則以吾國之大。人民之多。其易  
致治。強。可倍速過于日本也。今以吾國人士。至卿大夫。此一  
國之託命者也。其聰明才智。豈爲乏人。其欲講求外國之政  
治。文學。工藝。知識。亦夥矣。然苦于欲通之。而無其道也。以無  
各國之書。故也。昔者大學士曾國藩嘗開製造局于上海。以



譯書于今四十年矣。其天津福建廣州亦時有所譯。然皆譯歐美之書。其途至難。成書至少。既無通學以主持之。皆譯農工兵至舊非要之書。不足以發人士之通識也。徒費歲月糜巨款而已。臣愚顛顛思之。以爲日本與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矣。但工藝少闕。不如歐美耳。譯日本之書。爲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請在京師設譯書局。妙選通人主之。聽其延辟通學。專選日本政治書之佳者。先分科程並譯之。不歲月後。日本佳書。可大畧皆譯也。雖然日本新書無數。專恃官局爲人有幾。又佳書日出。終不能盡譯也。即令各省皆立譯局。亦有限矣。竊計中國人多。最重科第。退以榮于鄉。進

仕于朝其額至窄其得至難也。諸生有視科第得失爲性命者。僅以策論取之。亦奚益哉。臣愚請下令。士人能譯日本書者。皆大賚之。若童生譯日本書一種五萬字以上者。若試其學論通者。給附生。附生增生譯日本書三萬字以上者。試論通。皆給廩生。廩生則給貢生。凡諸生譯日本書過十萬字以上者。試其學論通者。給舉人。舉人給進士。進士給翰林。庶官皆晉一秩。應譯之書。月由京師譯書局。分科布告書目。以省重複。其譯成之書。皆呈于譯書局。譯局驗其文可。乃發于各省學政。試可而給第。舉人以上至庶官。則譯局每月彙奏。而請旨考試給之。若行此乎。以吾國百萬之童生。二十萬之諸生。一萬之舉人。數千之散僚。必皆竭力從事于譯日本書矣。

若此則不費國帑而日本羣書可二三年而畢譯于中國吾  
人士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研究之以成通才何可量數故臣  
之請譯日本書便也若夫派游學乎則宜多在歐美矣書者  
空言也實行之事非深入其學校尙虛不能深明之且  
歐美近今之盛實以物質故汽力之爲用倍人力者三十而  
國勢之富強亦三十倍夫物質之學又非可以譯書得也  
請大籌學費或令各縣分籌之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  
人皆舉其縣之秀才令其縣自籌供其費吾以千五百縣通  
計縣二人驟得三千游學生矣律醫二者我宜緩學自哲學  
海陸軍化電光重農工商礦工程機器皆我所無亟宜分學  
每科有二三百人矣其後歲歲議增及理財既成增派無數

六年之後。立國之才。庶幾有恃。若派學生于諸歐。以德爲宜。以德之國體同我。而文學最精也。若法民主。于歐東多變。覆車可鑒。吾國體不宜。惟日本道近。而費省。廣厲東游。速成尤易。聽人士負笈。自往游學。但優其獎導。東遊自衆。不必多煩官費。但師範及速成之學。今急于須才。則不得已。妙選成學之士。就學于東。則收新學之益。而無異說之害。昔日本變法之始。派游學生于歐美。至于萬數千人。歸而執一國之政。爲百業之師。其成效也。此臣所以請派游學也。我皇上憂國如厝。歎念人才。乞下

明詔。亟開譯書局。並籌遣游學。其于作人成才。以供國用。至大計也。伏惟

戊戌奏稿

皇上聖鑒謹奏

請厲工藝獎創新摺五月

奏爲請勸厲工藝。獎募創新。以智民富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深維立國致治之故。當審時變消息之宜。孔子時聖。以其知新。故新民爲先。禮時爲大。吾中國之政教風俗。數千年如一揆也。只有保守。而絕無進化者。蓋尊古守舊爲之也。夫中國何爲尊古守舊。蓋一統閉關。無所求望。但君主寡欲。國無兵爭。大亂小民不飢不寒。仰事俛畜。養生送死無憾。教化既行。則號稱太平。登封行而頌聲作。以爲邦治之極矣。故中國人語稱天下。印度羅馬人亦語稱天下。蓋皆限于地域。聞見使然也。夫人之願欲無窮。而治之進化無盡。雖使黃金鋪地。極樂爲國。終有愁怨未盡。美善但使永永閉關。則

昔一統之治。法使民無智無欲。質朴。愿。慤。禮節。廉。恥。孝弟。忠。信。相安。相樂。亦復何加焉。無如數十年間。汽船。自絕海而駛來。鐵路由異域而通至。電線。電話。可萬千里而通語。文。甚且汽球。翔于空中。雖有高城峻天。亦復無關可閉矣。臣竊怪諸歐小國。僅如吾一府一縣。大如英德法奧意。亦不過吾一二省。其民大國僅得吾十之一。小國得吾百之一。而大國富強。乃十倍于我。小國亦與我等。其理何哉。深考其由。則以諸歐政俗。學藝競尚。日新若其工。藝精奇。則以講求物質。故自乾隆末。華式新創汽機。英人以爲地球復生日。自嘉慶元年。拿破侖募獎新器新書。而精器日出。至今百年。創新器者凡十九萬餘。于是諸歐強國。遂以橫行大地。搜括五洲。夷殄列。

國。餘波震蕩。遂及于我。自是改易數萬千年之舊世界爲新世界矣。近者電學新發。益難思議。但就往者汽機所成。倍人力者三十。故其國富強之力。亦倍三十。是故安南。緬甸。突尼斯。馬尼達斯。加土地。人民與英法比者。英法力。蹙三十倍之。故如巨象之壓貓。犬曾不一蹴矣。吾國土地。人民十倍于彼。而富強力三十倍。則亦三倍于我。故吾幸未滅而爲彼所弱。可比較而得之矣。方今萬國交通。政俗學藝。日月互校。優勝劣敗。淘汰隨之。置我守舊閉塞。無知無欲之國民。投于列國競爭。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臣每思之。恐懼無已。雖然。以中國之廣土衆民。發明新民之義。以知新爲學識。以日新爲事業。奉我聖訓。採彼良規。獎導新機。講求物質。一



轉移間而吾富強加三十倍無敵于天下矣。夫士農工商國之石民而世有輕重。吾國古者首去漁獵則以農立國。是故分田制祿之經。重農貴粟之論。布滿經史。甚至天子躬耕以勸導之。以重農故則輕工藝。故詆奇技爲淫巧。斥機器爲害心。錦繡纂組則以爲害女紅。乃至欲驅末業而緣南畝。此誠閉關無知無欲之至論矣。若夫今者汽船鐵路。電線飛球。一器之出。震驚萬國。破變教義。一廠之大。人十數萬。有如小國。若夫德有得賚賜。後膛鎗而勝。奧有克虜伯砲而破。法工業所關劇大如此。夫工者因物質。生化之自然而變化。妙用之及至。講求日新。精妙入神。則人代天工矣。夫天稱造物神曰造化。曰造云者。工之謂耳。故國尙農則守舊。日愚國尙工則

日新日智。乃理之相尋。視其所導而已。今美國人士。晝夜研精。皆日以思創新器爲事。若吾國人之事。八股舉業然。若愛的森一創電燈。一創留聲器。不數月而行徧萬國。但彼率舉國人爲有用。日新日智之業。吾率舉國人爲無用。守舊日愚之業。所行所趨之道相反。故致富致強之道亦適相反。而成正比例也。夫今已入工業之世界矣。已爲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國尙以其農國守舊愚民之治。與之競。不亦悞乎。皇上誠講萬國之大勢。審古今之時變。知非講明國是。移易民心。去愚尙智。棄守舊尙日新。定爲工國。而講求物質。不能爲國。則所以導民爲治。自有在矣。乞下

明詔獎勵工藝。導以日新。令部臣議獎創造新器。著作彙書。

尋發新地。啓發新俗者。著新書者。查無抄襲。酌量其精粗長短。與以高科。並許專賣。創新器者。酌其效用之大小。小者許以專賣。限若干年。大者加以爵祿。未成者出帑助成。其有尋新地。而定邊界。啓新俗。而教苗蠻。成大工廠。以興寒業。開專門。學以育人才者。皆優與獎給。則舉國移風。爭講工藝。日事新法。日發新議。民智大開。物質大進。庶幾立國新世。有恃無恐。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裁綠營放旗兵改營勇爲巡警仿德日而練兵摺五月

奏爲請裁汰綠營。還改營勇爲巡警。更仿照東西國兵制。大練新軍。以修武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以近者東事敗辱。割遼台。償巨款。舉國痛心。外人輕視。瓜分之議。日騰于報。邊警之告。時聞于耳。而三年以來。武備廢弛如故。綠營不改如故。于是膠旅之割。繼起。列強眈逐。臣竊憂之。夫治國之道。固多而足。兵爲最急切之務。此固萬國之同軌。尤中國之聖誠也。家有千金。不置于路。慢藏誨盜。狡焉思啓。此不能咎敵之無良。而應自審其守備也。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故楚莊王憂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乃者膠旅迫割。猶在夢寐。舉國倉皇。無以

應敵。

皇上憂之。用是發憤。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今無兵無將。何以爲國防乎。方今列國。以兵爭長。自昔以小國勝法。舉國爲兵。德遂以陸軍霸。其人民二千五百萬。備兵至六百萬。其分以馬步礮工輻重醫護。其士卒皆從學校。皆識文字算法。圖繪。其兵伍之榮異者如諸生。爲國人所教。其愛國之心。自小學誦誦而已。屬之。其操兵則登山跳澗。橫野渡河。遇伏遭傷。無不備。其練兵爲兩甄。如真戰。深夜閱千數百里。國主夜親臨。或命大將赴校之。其裨校之尊榮。皆如大臣。其兵立如山。其兵行如水。萬國。遂皆畏而效之。並練其兵數百萬。日治其槍砲精益求精。相視莫敢發。則惟有于歐美而外求弱者。

之肉而食焉。亦勢之必至矣。非洲既分割盡矣。大地無餘矣。列強四顧。不于吾逐。逐而何規焉。而吾號稱國防者。九十餘萬之大兵。猶是綠營之舊制也。其械則抬槍鳥鎗也。其餉則九錢六分也。其業則農工徒役也。其服則寬袍大袖也。然且其額皆虛名。而無人也。盡爲將弁。所飽十取其五六。或七八焉。至大吏臨操。則募市丐以應之。以此而與列強學校百練之兵。克虜伯砲。開花之彈。戰不猶剪紙而繫猛虎哉。誠孔子所謂以不教民戰。是棄民也。以此守國。何異開門而揖敵之來也。經國若此。難贊一詞。臣不審執政。諸臣卿士。滿列何以謀國也。臣竊懷懷痛之。

皇上知此。能無憂乎。能無危乎。此不止今海道大通。列強迫

歷爲不可也。昔在道咸之時。金田起亂。亦寔窺綠營虛弱。一無所用。故乘虛竊發。一呼而十三省大亂。幾失。曾國藩駱秉章左宗棠胡林翼諸臣。深知綠營之無可用。乃創練營勇以救之。以諸臣之忠義。賴以肅靖醜孽。安定邦家。然營勇之用。止于靖內亂而已。至于禦外。則東事之敗。得失具見。與綠營雖少異。而不足以爲國防。亦至明矣。夫治兵之爲法。無定。猶築隄防水之無定也。水愈漲。則隄愈高。不能以曩昔之尺寸限之。兵者與強敵爲戰者也。亦校之敵國若何而已。中國數千年之兵制。列國則秦之蒼頭。齊之奮騎。魏之武士。荊楚之奇材劍客。後世則後周之二十四軍。唐之府兵。號稱精強。然較以今之列強。則皆無以爲比。故盡中國古今之兵。無足以

敵今秦西之強國者。然則湘楚營勇之制。同于無用。不足爲  
言也。若八旂禁旅。只挾弓矢。猶昔者綠營。抑更練勇之不如。  
夫在昔從龍。其猛如虎。今則恤衣靡食。筋脆骨柔。亦不足以  
拱衛神京矣。故統吾國兵號百餘萬。乃無一可用者。靜言思  
之。骨折心驚。臣不審執政在朝。卿士滿列。何以謀國至于如  
此也。臣又慄慄痛之。此真詩人所驚。無衣無褐者乎。大雪壓  
廬。赤身裸體。墮指裂膚。奇寒中心。其何能免耶。

皇上聞此。豈不憂驚。豈不危懼。有不旦夕難安。宵寐靡成者  
乎。竊惟救國之大略。必在改革之剛斷。凡此百餘萬無用之  
兵。歲糜民脂數千萬之餉。惟在

皇上摧陷廓清之改絃更張之。其綠營虛名爲兵。寔皆有業



之民。假名之丐。宜盡裁汰。無憂變生。請下

明詔。一朝除之。可留千數百萬之餉。以養新練之軍。其營勇或有健兒。或有無賴。令所在地方官分成裁汰。今新軍未練。其盜賊出沒繁多之地。酌量暫留營隊。以資彈壓。其識字明敏。通解事理者。改充巡警。以資縣鄉之防虞。查各國爲治。先整巡警。吾國無兵。只得號爲巡警。因而教之。改之。亦事宜也。其武弁識字通敏解事理者。改爲巡警官。其餘酌量裁汰。遣歸鄉里。務使得宜。若夫八旗禁旅數十萬。雖厚予廩祿。寔困苦之。以不得從事工商。反不如齊民之營生致富也。是

聖朝所以優恤從龍之旅。反非所以安阜之法。久弊生事宜通變。今亦不能不議改矣。乞令各省駐防滿漢各兵。聽其所

好。擇業而從。優給三年之糧。聽其改附所在民籍。其有武勁可用。矢于報國者。改充新軍。一律養練。其京師禁旅。一律從同。于特予三年糧外。或優給莊田。聽其屯墾。其武勁可用。情深報國者。專練成軍。留衛禁閱。然後以歲糜數千萬之兵餉。改養新軍。皆令仿照德日兵制。分馬步工礮輻重之隊。設學校。精軍械。牧良馬。募良家。重榮名。厚餉精。更教以愛國。厲其精神。庶幾有勇知方。然後可捍疆圉而振威稜也。竊查新建軍。今號勁旅。而每軍七千。歲需百萬。今行臣改省爲道之策。令每道練一軍。則全國百道。可得百軍。有七十萬之兵。而歲增練之。可以立國而無虞矣。臣前請遼蒙準藏。皆改大藩。設總督。宿重兵。臣聞德法之對守來。因河東奧斯鹿林涉羅覲

之境也。地僅數百里。而各宿兵三十萬。吾遼東爲俄日所窺。重要極矣。雖不能如德法。亦應以內地二十軍輪防之。蒙回緣邊萬里長。袤難寸寸而守之。非趕築鐵路。無以爲防。今鐵路未築。自庫倫伊犁亦應宿重兵十軍。以鎮之。西藏難運。可先宿兵四軍。桂滇二邊各宿六軍。皆調于各省。輪爲駐防。以資熟習。夫與其兵敗輸數万万。于強敵。孰若統籌武備。大振兵威。以先爲不可勝乎。以

皇上之神武。受祖宗之付託。思患預防。修武備邊。請  
詔下羣臣議行。國防幸甚。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尊 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 孔子紀年而廢淫祀

摺六月

奏爲進呈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董子春秋學。教備宸覽。乞設立教部教會。並以孔聖紀年。聽民間廟祀先聖。而罷廢淫祀。以重國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昔面對。蒙荷

聖慈。令進所著羣書。又承

天恩。特令軍機大臣廖壽恒迭次傳問。催將所著書速寫進呈。以臣愚陋。粗事撰述。奚足以仰承天鑒。乃蒙眷問稠疊。自非大聖人虛懷下問。垂采芻蕘。安得有此。經晝夜寫黃。將臣所編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波得變政致強考。突厥守舊削

弱記。波蘭分滅記。法國革命記。進呈

御覽。聊備法戒。然凡此只言治術。未及教旨。未足以上酬

聖意也。今並將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董子春秋  
學進呈。以卷帙繁重。日月遷速。未及寫黃。謹以刻本上呈。惶  
恐萬罪。竊惟孔子之聖。光並日月。孔子之經。流亘江河。豈待  
臣愚有所贊發。惟中國尙爲多神之俗。未知專奉教主。以發  
德心。祈子則奉張仙。求財則供財神。工匠則奉魯般。甚至士  
人通學。乃拜跳舞之鬼。號爲魁星。所在學宮。巍樓高高。坐鎮  
胄子士夫。齊祈膜拜。不知羞恥。幾忘其所學爲何學也。即稱  
爲城隍。列爲正祀。而號爲陰官。多列鬼判。雖瘳惡足警。亦非  
經典所昭垂。其里祀土地。亦猶是矯誣也。其他龍王牛王猴

王之祀。以人祀獸。尤爲反異。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當之  
一片。亦有無窮求福之人。夫神道設教。聖人所許。鄉曲必廟。  
禱賽是資。而牛神蛇鬼。日窃香火。山精木魅。謬設廟祀。于人  
心。無所激厲。于俗。尙無所風導。徒令妖巫欺惑。神怪驚人。虛  
糜牲醴之資。日竭香燭之費。而歐美游者。視爲野蠻。拍像傳  
觀。以爲笑柄。等中國于瓜哇印度非洲之蠻俗而已。于國爲  
大恥于民。無少益。夫教民正俗。修禮重教。此豈細故哉。中國  
數千年來。敬教正學。凡歷代儒先所論。我朝

聖訓所垂。罔不迪于正典。力闢怪邪。而坐聽妖巫神怪。不經  
之事。大供奉于民間。積久尊崇。或光列夫祀典。豈不異哉。歷  
朝間有剛正之大臣。時請爲淫祀之嚴禁。明主在上。亦或採

行。乃不旋踵而淫祀復興。徧于民間。推原其故。蓋朝廷雖言  
 敬教正學。只等具文而未令天下人民專祀先聖。故也。今自  
 學宮尊祀孔子。許教官諸生歲時祠謁外。其餘諸色人等。及  
 婦女皆不許祀謁。民心無所歸。則必有施敬之所。地方必有  
 廟。則必有所奉之神。以茲大事。功令又不爲正定。奉祀何神。  
 朝廷既聽民立廟。不加禁止。一任人民自由舉措。夫小民智  
 者少而愚者多。勢必巫覡爲政。妄立淫祀。崇拜神怪。乃自然  
 之數矣。積勢既久。方將敬奉之不暇。孰敢與爭。于是淫祠徧  
 地。餘波普蕩。妖廟繁立于海外。重爲歐美所怪笑。以爲無教  
 之國民。豈不恥哉。然旋觀歐美之民。祈禱必于天神。廟祀只  
 于教主。七日齋潔。膜拜誦其教經。稱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

合歌。一唱三歎。警其天良。起其齋肅。此真得神教之意。而又不失尊教之心。邇視吾國。民惟童幼。入學讀經。拜聖自稱。長出學。至于老死。何嘗一日有尊祀教主之事。有誦讀遺經之文。而欲警其天良。起其齋肅。何可得哉。其所耳濡目染。膜拜尊奉。皆妖巫神怪者。風俗何由而善。正學何由而興。大教何由而一。臣每有親聞。不能不爲我數千年之儒先怪也。即祀文昌。或謂一星。或謂張亞子。何功何德。而妄祀之。即觀音慈悲可奉。乃一印度之僧尼。闕帝忠義可尊。不過奉春秋之遺教。而今家家祭祀。地地崇奉。則吾國自有教主。春秋作自先聖。何不直祀孔子。同奉教主。不更足以感動人之仁慈忠信哉。聞昔在明世。民間尙有祠祀孔子者。至康熙時。御史吳培



乃始奏禁婦女入孔廟燒香。自是禁民間廟祀孔子。以爲尊  
崇先聖。豈知聖教從此不及于民矣。聖教日微。而淫祀日盛。  
吳培不知大理。其罪可勝誅哉。臣竊謂中國祀法。有過尊之  
弊。而大害生焉。數梁傳述孔子之大義。曰人非天不生。非父  
不生。非母不生。故謂天之子也可。謂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  
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故王者稱爲天子。不過取尊稱云爾。  
實則凡人皆天之子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董仲舒述  
孔子大義亦曰。天者人之祖父也。人既不忘所生。祀其祖父。  
又豈可忘所自出。而不祀天哉。王者至尊。爲天之子。宜祀天。  
人民雖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過古者尊卑過分。故  
殊其祀典。以爲禮秩。豈所論于今升平之世哉。論語子路請

禱于天。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然則孔孟大義。許人人禱祀天帝矣。且今功令即不定。人民祀天。而民間歲時向空。無不祀天者。既久。聽之而不禁。何不因而正定其禮乎。即今欲禁之。則基督之教人。皆日膜拜上帝矣。信教自由。爲憲法大義。萬無禁理。若實與而文不與。于民教既大損。于國秩又何益哉。孔子爲聖之時。禮以時爲大。易曰。親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今尤通變之時矣。臣竊考孔子實爲中國之教主。而非謂學行高深之聖者也。昔周末大亂。諸子並興。皆創新教。孔子應天受命。以主人倫。集成三代之文。選定六經之義。其詩書禮樂。因藉先王之舊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陰陽。春秋以張三世。繼周改制。號爲素王。蒼帝降精。實爲教主。

莊子以爲本天地。育萬物。小大精粗本末。四通六闢。無乎不在。推爲神明聖王。子貢有子。以爲生民未有。其弟子三千。徒侶六萬。分傳其教。徧于中國。皆信行之。當其時。諸子爭爲教主者十數。而老墨尤大。老爲虛無爲我刑法之祖。其流爲神仙符籙。墨爲尊天尙同兼愛之宗。其短在非樂儉殺。二大教亦徧行中國。而不若孔子之宏大。周徧又不若孔子之近人。中庸。故至漢武時。儒學一統。二教敗亡。孔子爲中國教主。乃定一尊。夫大地教主。未有不託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爲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爲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及劉歆起。僞作古文經。託于周公。于是以六經爲非孔子所作。但爲述者。唐世遂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

先師。于是僅以孔子爲純德懿行之聖人。而不知爲教主矣。近人遂妄稱孔子爲哲學政治教育家。妄言誕稱。皆緣是起。遂令中國誕育大教主而失之。豈不痛哉。臣今所編撰。特發明孔子爲改制教主。六經皆孔子所作。俾國人知教主。共尊信之。

皇上乙夜覽觀。知大聖之改制。審通變之宜民。所以訓諭國人。尊崇教主。必有在矣。夫孔子之道。博大普徧。兼該人神。包羅治教。固爲至矣。然因立君臣夫婦之義。則婚宦無殊。通飲食衣服之常。則齊民無異。因此之故。治教合一。奉其教者。不爲僧道。只爲人民。在昔一統閉關之世也。立義甚高。厲行甚嚴。固至美也。若在今世。列國縱橫。古今異宜。亦少有不必要。

行者其條頗多。舉其大者。蓋孔子立天下義。立宗族義。而今則純爲國民義。此則禮律不能無少異。所謂時也。孔子自有平世之義。臣所緝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畧發明之。但今未明。若盡以據亂舊道繩人。則時義事勢不能行。若不以孔子大教爲尊。則人心世道不可問。故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焉。夫舉中國人皆孔教也。將欲令治教分途。莫若專職業以保守之。令官立教部。而地方立教會焉。首宜定制。令舉國罷棄淫祀。自京師城野省府縣鄉。皆獨立孔子廟。以孔子配天。聽人民男女。皆祠謁之。釋菜奉花。必默誦聖經。所在鄉市。皆立孔教會。公舉士人通六經四書者爲講生。以七日休息。宣講聖經。男女皆聽。講生兼爲奉祀生。掌

聖廟之祭祀。灑掃。鄉千百人必一廟。每廟一生。多者聽之。一司數十鄉。公舉講師若干。自講生選焉。一縣公舉大講師若干。由講師選焉。以經明行修者充之。並掌其縣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領學校。教經學之席。一府一省。遞公舉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師。省曰大宗師。其教學校之經學亦同。此則于明經之外。爲通才博學者矣。合各省大宗師公舉祭酒。老師者碩明德。爲全國教會之長。朝命即以爲教部尙書。或曰大長可也。各國學校。皆隸于教。學生日必頂禮。況我孔子。向專爲學校所奉哉。應密其儀節矣。至凡爲傳教。奉職講業之人。學業言行。悉以後漢宋明之儒。先爲法矩。禮法不得少踰。執持大義。匡弼時風。雖或極迂。非政客士流所堪難。從難受而廉。

恥節義有所扶賴。政教各立。雙輪並馳。既並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國勢可張。聖教日盛。其于敬教勸學。匡謬正俗。豈少補哉。抑臣更有請者。大地各國。皆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日本無教主。亦以開國二千五百年紀元。與其時王明治年號並行。一以貴當王。一以便考古。若吾國歷朝數十。閱帝數百年。號幾千。記述既艱。考据不便。苟非通博專門。令人不知何世。既爲前代。無關尊王。不若以教主紀年。更于敬教有補。伏惟皇上聖明。傳心先聖。敬教審時。洞達中外。乞明詔設立教部。令行省設立教會。講生。令民間有廟。皆專祀孔子以配天。並行孔子祀年。以崇國教。其祀典舊多謬濫。或人神雜揉。妖怪

邪奇。或無功德。應令禮官。考据經典。嚴議裁汰。除各教流行久遠。聽民奉教自由。及祀典昭垂者外。所有淫祀。乞命所在有司。立行罷廢。皆以改充孔廟。或作學校。以省妄費。而正教俗。所關至大。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淫祀與教有異然。上諭後有司奉行不善。寺觀多毀。此胥吏訛索所致。非上諭意也。此摺可證仲華注。



請定立憲開國會摺代六月

奏爲請定立憲開國會以安中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者東敗于日。遼臺既割。膠旅繼踵。臣每憂國危。未嘗不仰天而歎也。及聞

皇上聖武發憤。變法維新。臣不禁軒鼓鑿舞。歡欣忭蹈。以爲堯舜復出也。方今變法可陳之事萬千。臣生逢堯舜之世。安敢以枝節瑣末之言。上瀆堯舜之

君哉。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爲神聖。不受責任。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

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爲一體。國安得不強。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人。勝于數人者。自然之數矣。其在吾國之義。則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故黃帝清問下民。則有合宮。堯舜詢于芻蕘。則有總章。盤庚命衆至庭。周禮詢國危疑。洪範稱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孟子稱大夫皆曰。國人皆曰。蓋皆爲國會之前型。而分上下議院之意焉。春秋改制。即立憲法。後王奉之。以至今。蓋吾國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無國會以維持之耳。今各國所行寔得吾先聖之經義。故以致強。吾有經義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然此寔治國之大經。爲政之公理。不可易。

矣。今變行新法。固爲治強之計。然臣竊謂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從事于其末。無當也。春秋之義。據亂之後。進以升平。上有堯舜之

君。下乃有堯舜之民。伏惟

皇上聖明神武。撥亂反正。真堯舜之君也。伏乞上師堯舜三代。外探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若臣言可採。乞下廷議施行。若其憲法綱目。議院條例。選舉章程。東西各國。成規具存。在一採酌行之耳。則

皇上之聖治。駕漢軼唐。超宋邁明而上之。豈止治強中國而已哉。孟子曰。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臣愚冒昧上聞。不勝恐

懽屏營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六月

奏爲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以定國是。而一人心。強中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頃聞內閣學士澗普通武奏請行憲法而開國會。廷議不以爲然。

皇上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

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雖無權。何礙。大哉王言。臣聞而感泣曰。非堯舜之大聖。真有公天下之心者。安得有此哉。臣幸生逢堯舜之君。受非常之遇。安得不以死報。臣誠惶誠恐。願竭忠愚。不敢愛死。冒犯非常。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強者。非其政治之善。軍兵砲械之精也。在其舉國君民合爲一體。無有二心也。夫合數千百萬之人爲一身。合數千百萬人心爲一心。其強大至矣。不必大國。雖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之小。而亦治強也。近者歐美尤留意於民族之治。凡語言政俗同爲國民務合一之近者。日本以之。日本地與民數。僅比吾四川一省。而今強盛若彼矣。蓋民合于一而立憲法。以同受其治。有國會以會合其議。有司法以保護其民。有責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故也。吾國人主。撫有其國。僅與數大臣共治之。或十數疆臣分治之。雖有多民。僅供租稅。不得預政事焉。其視國家國土。若秦越人相視之肥瘠也。苟不及其鄉土。親受奴虐。皆無關焉。甚

且民既不預國事。惟知身家親族而已。餘皆外視。故其甚者。姓與姓分。鄉與鄉分。縣與縣分。省與省分。國朝龍興東土。奄有中夏。兼定蒙古。準回。衛藏。爲大一統。皆因其舊俗而治之。仁恩汪濊。咸戴。聖朝矣。而列聖尙慮有金元之弊。服官執政。多屬色目之人。故不得已。仍別滿漢。以分官缺。乃開國時之苦心也。故康乾之時。廷臣有請去滿漢者。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以此意喻之。乃咸仰

聖意之高深。今閱二百餘年。久安長治。戴白之老。服膺涯澤。

率土民氓。咸戴。

聖清。非復開國時之比矣。方今絕海棊通。列強鄰迫。宜合舉國之民心。以爲對外之政策。不宜于一國民之內。示有異同。若疆界既分。即生彼此。屬當國家危難。反側生心。扇動搖惑。甚非所以置國家于磐石之安也。夫分則弱。合則強。治法之公理也。武王有臣三千人。爲一心。故勝。村臣萬億。爲萬億心。故亡。然則國無小。大人無多。寡視其分。合如何而已。今吾國有四萬萬之民衆。大地莫多焉。而不開國會。雖有四萬萬人。而不預政事。視國事如秦越。是有衆民而棄之。然且令省與省分界。滿與漢異名。務在削大使小。汰多使寡。多立彼疆此界之名。以薄其扶助親愛之意。但一君主與數大臣爲政。尊則尊矣。制則制矣。然孤寡若此。而與列強合數千百萬人爲



一者相校相。遇安得。不敗。不然。安有以萬里之大國。四萬萬之衆民。而敗于日本者哉。論者不深察本末。而妄言治體。繁爲條陳。夫天下豈有本不立而能舉其末者哉。即末治能舉亦何益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昧昧思之。早夜籌之。爲中國計。而求其治本。惟有君民合治。滿漢不分而已。定其治本。以爲國。是乃可以一人心。而求治理。昔魏文帝撫有華夏。慕其文明。以爲非令國人全用華風。不能致一統也。又以父兄百官。安于舊習。而不肯更新也。乃令皇族改拓拔爲元氏。獻帝兄紇骨氏改爲胡氏。次兄普氏改爲周氏。次兄拓拔氏改爲長孫氏。次弟丘敦氏改爲丘氏。更令功臣九十九大姓。咸改漢姓。若侯莫陳之改姓陳。勿忸于之改姓于。出大汗之改

姓韓。步六孤之改姓陸。破多羅之改姓潘。丘林之改姓林。賀拔之改姓何。叱呂之改姓呂。是樓之改姓高。獨孤之改姓劉。拔列之改姓梁。叱羅之改姓羅。素黎之改姓黎。唃盆之改姓溫。叱干之改姓薛。賀葛之改姓葛。庫狄之改姓狄。吐奚之改姓古。出連之改姓畢。阿單之改姓單。阿鹿桓之改姓鹿。俛力伐之改姓鮑。吐伏盧之改姓盧。唃石蘭之改姓石。獨孤渾之改姓杜。胡古口引之改姓侯。其後周隋終復混一。寔皆出于魏文之政俗族姓。而元氏及周胡長孫氏入唐。卿相如饒。功臣遺裔。綿被中國。今之大姓。十九魏裔。其齊周隋唐王侯貴族改漢姓者。不可悉數。無能別也。則皆魏文帝長盧遠算致之。以

皇上之明。試覽北魏書魏文帝紀及官氏志。

聖心神悟。必有宏護。臣聞疎不聞親。遠不聞近。賤不聞貴。臣寔竇萌。疎賤至極。猥受

皇上非常之知。有非常之慮。不敢自隱避。敢進盡忠言願

皇上垂察。君民合體。滿漢不分之言。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所以發爲治本者。必有以超絕前古。垂範後世。爲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聖。以上繼堯舜。軼駕歐日者。非臣之愚所能頌發。休美矣。若

聖意既定。立裁滿漢之名。行同民之寔。則所以考定立憲國會之法。三權鼎立之義。凡司法獨立。責任政府之例。議院選舉之法。各國通例具存。但命議官徧採而慎擇之。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合舉國四萬萬人之身爲一體。合四萬萬  
人之心爲一心。其誰與吾敵。而豈復四顧旁皇。瞻畏鄰敵哉。  
抑臣更有請者。中國向用朝號。乃以易姓改物。對于前代耳。  
若其對外交鄰。自古皆稱中國。今東西國稱我。皆曰支那。而  
我經典無此二文。臣細釋音義。支那蓋即諸夏之音。或即中  
華之轉也。古稱諸夏。或曰諸華。頗見傳記。蓋華夏音近而中  
諸音轉。其蒙回衛藏。咸令設校。教以經書文字語言風俗。悉  
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趨。伏惟今定國號。因于外稱。順乎文史。  
莫若用中華二字。

皇上維新尙統一而行大同。乞留

聖意幸察。謹將北魏書文帝紀官氏志進呈。伏惟乞

戊戌奏稿

皇上聖鑒。謹奏

謝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期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上書

事摺 六月

奏爲恭謝

天恩賞給編書銀兩。乞定開國會期。先開懋勤殿。選才議政。並許天下人上書言事。以公

民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承恩命。以臣進呈所著各書。編寫有勞。特賞給銀貳千兩。微臣拜受。誠恐誠惶。竊念臣海濱鄙人。竊經末學。屬當世難。上貢芻蕘。猥以竊啓寡聞。塵上天聽。自維愚妄。待罪屏營。豈意乙覽不遺。重加懋賞。嘉其獻替之誠意。酬其鉛槧之微勞。白鏡光燦于草廬。黃封列塞于香案。非臣散賤末

戊戌奏稿

吏所當被蒙。惟臣感激。恩知冀酬高厚。乃者竊聞臣進呈所撰波蘭分滅記。

皇上立垂披覽。淚承于睫。洵瀾濕紙。豈非睹亡國之慘酷。悼中國之危難。以憂思之至切。故感引之最深哉。從古殷憂乃以啓聖。多難用以興邦。孟子曰。不有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楚莊王憂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不忘。遂霸中原。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臥薪嘗膽。以治其國。卒以沼吳。今中國雖弱。然猶幅幘萬里。金甌無缺。人民忠憤同心。望治所慮。患者朝廷驕侈縱虐。軒睡苟安耳。今皇上有楚莊憂禍之心。勾踐發憤之志。但此感波蘭而屑涕之一事。即可爲救中國而治強之前徵。臣誠爲中國汴蹈憤

欣無已也。昔管仲請齊桓公無忘在莒。吳夫差使人日呼于庭。臣伏願

皇上兢兢業業。日夕不忘。波蘭之覆。轍有發憤。爲雄之思。有雷震震厲之象。勿牽于盈廷守舊之談。勿狃于祖宗閉關之法。審時通變。與民更始。唐臣韓愈謂凡此武功。惟斷乃成。乾綱神武。會朝清明。以

皇上之聖武行之。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臣竊聞禮部侍郎潤普通武奏請開國會。

皇上欲毅然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國會。則民有權而君無權矣。

皇上曰。朕但欲拯中國耳。若能有益于國民。則無權何害。臣



伏聞之。流涕感泣曰。大哉聖人之言也。非有堯舜公天下之心。禹湯救民之意。安得有此。臣幸躬遇。

大聖

堯舜之

君。敢不竭股肱心膂以死報乎。蓋自黃帝有合宮。堯舜開四門。殷有總章。周有明堂。齊桓公有饋室。洪範謀及卿士。庶人盤庚命采至庭。論語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今歐日之強。皆以開國會行立憲之故。

皇上翁受嘉謨。毅然斷行。此中國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請即定

立憲爲國體。預定國會之期。

明詔布告天下。然憲法國會條例至繁。尙待選集。取資各國。今未開國會之先。請採用國會之意。一曰集。一國人才而與之議定。政制一曰聽。天下人民而許其上。書言事。臣今敢以報。

堯舜之君者。在此二者而已。國朝官制。資格太分。召對者只限堂官。上奏者只許御史。外官司道以下。朝官京卿以下。不得上言。而尙侍。督撫。非資深年耆。不得至。政繁事劇。精衰力頹。其于世界新學。各國新政。繙譯新書。皆未暇講讀。遂至瞭然罔知。無可如何。其所謂才練公忠者。皆不出閉關之舊法。投之今日。若以車渡水。而以扇禦寒也。

皇上欲更新百度。而左右顧視。謀謨贊襄者。誰與應。

清問哉。然則居今而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詢于芻蕘。非止爲  
謀及庶人。實以爲達聰明目也。日本未開。國會之先。亦先徵  
一國之人才。以議政事。于是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出。臣  
所寫進日本變法考。已發明之。伏乞

皇上特下

明詔。令羣臣各薦才俊。府必一人不問。已仕未仕。概行徵集。  
闕下大開。懇勸殿令入。直行走。懸百國之圖。備中外之籍。分  
列百政。各設專科。派以鳩集。東西斟酌。今古編纂。政法以備  
施行。日輪二十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或賜茶果。優假顏色。  
其有大政。或其近地。或其專科。與之商略。或發與議。定既可  
覘。其才識亦以贊助。

聖。謨。其。有。才。者。即。權。充。內。外。使。任。其。外。僚。微。末。士。庶。專。門。各。有。專。長。各。有。聞。見。吾。國。地。大。物。庶。俗。變。民。情。皆。非。

君。門。萬。里。所。能。具。知。也。故。各。國。議。院。學。校。農。工。商。礦。之。人。皆。預。選。焉。今。未。開。國。會。一。時。難。集。請。

明。詔。特。下。許。令。天。下。人。民。上。書。聽。其。所。言。所。在。有。司。長。官。必。當。代。遞。無。得。抑。壓。有。阻。遇。者。以。違。制。論。如。此。則。國。才。咸。集。下。情。無。壅。舉。國。人。士。必。回。首。面。內。權。欣。踴。躍。以。贊。新。政。其。于。維。新。致。治。必。有。大。益。恭。摺。仰。謝。天。恩。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禁婦女裹足摺 六月

奏爲請禁婦女裹足。以全肌膚。而維俗化。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漢臣賈誼上治安策。謂大臣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至俗流失。世敗壞。則不知怪。此誠知治亂之體要者也。夫爲政之道。本末兼該。而莫大于保民。聖化之隆。纖悉備舉。而莫先于正俗。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譏輕。非復一統閉關之時矣。吾中國蓬蓽比戶。藍縷相望。加復鴉片熏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爲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夫則足者。爲古肉刑之一刑者。成也。一成不變。後王恐波及無辜。猶爲廢之。史稱其美。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終身痛楚。一成不變。

此真萬國所無而尤爲聖王所不容者也。夫父母撫子以慈爲義，女子體弱尤宜愛護，乃乳哺甫離，髮未燥，肌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繫弱足，嚴與裹纏三尺之布，七尺之帶，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攀踳踳，踳地躋天，童女苦之，且且啼哭，或加藥水，日夕熏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務令屈而不伸，纖而不壯，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貧家尤甚。親操井臼，兼持饋浣，下撫弱息，上事病姑，跋往報來，走無停趾，臨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捫足歎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墜，命或因楚病而傷生。若夫水火不時，亂離奔命，扶夫抱子，挾物携衣，絕澗莫逾，高峯難上，亂石阻道，荆棘鈎衣，多有縊樹而棄生，墜樓而絕命者，不可勝數也。即使治世承平，富家大吉，婢媪盈

前安坐而食。而人倫有禮。疾病不時。仰事俯畜。接親應友。能無勞苦乎。且勞苦即不足道。而衛生寔有所傷。血氣不流。氣息污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或流傳孫子。奕世體弱。是皆國民也。羸弱流傳。何以爲兵乎。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爲其母不娶。足傳種易強也。迺觀吾國之民。孱弱纖儂。爲其母。喪足。故傳種易弱也。今當舉國徵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夫父母之仁愛。豈樂施此無道之虐刑于其小兒女哉。徒以惡俗流傳。非此不貴。苟不繼足。則良家不娶。妾婢是輕。故奪傷損其一體。而免擯棄其終身。此爲一人一家之事。誠有茹苦含辛。而無如何者。若

聖世懷保小民。一夫之有失時。以爲予辜。一物不得。所引以

爲己罪。而令中國二萬萬女子。世世永永。嬰此刑。中國四萬萬人。民。世。世。永。永。傳。此。弱。種。于。保。民。非。榮。于。仁。政。大。傷。皇。上。能。無。惻。然。矜。之。怒。然。憂。之。乎。臣。嘗。考。喪。足。惡。俗。未。知。所。自。史。記。利。展。不。過。尖。頭。唐。人。詩。歌。尙。未。詠。及。宋。世。奄。被。遂。至。方。今。或。謂。李。後。主。創。之。恐。但。惡。風。所。扇。耳。宋。人。稱。只。有。程。頤。一。家。不。喪。足。則。餘。風。可。知。古。今。中。外。未。有。惡。俗。苦。體。非。關。功。令。乃。能。淹。被。天。下。流。傳。千。年。若。斯。之。甚。也。其。可。駭。莫。甚。焉。以。國。之。政。法。論。則。濫。無。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以。人。之。衛。生。論。則。折。骨。無。用。之。致。疾。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展。轉。之。謬。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于。鄰。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國。朝。龍。興。嚴。禁。喪。足。故。滿。洲。婦。女。皆。尙。天。



足。凡。在。國。民。同。隸。覆。轡。率。土。婦。女。尤。宜。哀。矜。且。法。律。宜。一。風。俗。宜。同。

皇。上。憐。此。弱。女。拯。此。無。辜。亟。宜。禁。此。非。刑。改。茲。惡。俗。乞。特。下。明。詔。嚴。禁。婦。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寬。解。若。有。違。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無。官。者。其。夫。亦。科。鍰。罰。其。十。二。歲。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罰。其。父。母。如。此。則。風。行。草。偃。惡。俗。自。革。舉。國。弱。女。皆。能。全。體。中。國。傳。種。漸。可。致。強。外。人。野。蠻。之。譏。可。以。銷。釋。其。裨。

聖。化。豈。爲。小。補。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

七月

奏爲請速開制度局以議行新政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去年上書條陳變法。其首重要。即在制度局。請設制度局。蒙 皇上發交王大臣會議。近者面對。再詳奏請荷蒙

聖明嘉許。及進呈日本明治變法考。于明治變法時。先開制度局一事。剴切詳明。言之切至。迭聞

聖明垂注。頻咨議臣。累經催問。乃至今累月。未聞議定施行。雖

雷霆震厲。而羣臣置若罔聞。臣竊異之。今者渙汗大號。新政日頒。我

皇上急于求治。勇于求言。雖大舜聞善。若決江河。不足數也。故有嘉謨則必行。有芻蕘而必採。比之昔者。若盲醫之獲明目。若白骨之忽昭蘇。天下欣喜。想望自強。雖然。臣窃窃有憂之。顛顛不能不言之。則以醫多而藥雜。方亂而病生也。臣雖至愚。然嘗講求古今之治迹。斟酌中外之政法矣。凡治病之方。有先後緩急之宜。輕重表裏之別。醫病既爾。治國亦然。其次序有先後者。必不可少亂。其條理宜繁詳者。必不可闕一。譬若工程家之營大宮室也。先有大匠繪定圖說。基址若干。高下若干。堂室階庭。廊窗門柱。若何。磚石土木。灰釘漆鐵。若干。用何國之新式。參何國之異樣。沽價需金若干。然後鳩工。庇材劃界。行基立門。構堂乃可。次第舉也。若夫繪圖未定。則

基界未劃。堂室門庭。廊窗門柱。未定樣。磚石土木。灰釘漆鐵。未知數用何國式。皆未商定。但貿貿然日鳩工。庇材督其營。築。或言某堂室宜構。則聽其言而構之。或言某門庭宜築。又聽其言而築之。或言某窗柱宜如何式。又聽其言而製之。或言某土木鐵石宜若何備也。又聽其言而購之。及其全功落成。則必門窗不通。堂庭相背。瓦縫不能交合。木筍不能互入。必至天光不蔽。道路不通。牆壁遮寒。豈徒貽笑隣里。亦且糜費失時。及乎猝有巨風淫雨之交。侵終至感寒而無所依蔽也。豈惟經營一工程哉。即製一衣事至微小。若不預計身度之長短。肥瘦寬狹。須料若干。若者爲領。爲袖。若者上衣。下裳。而漫聽人言。謬執刀尺。隨意剪裁。應手零碎。縫以針線。緝而

成工被而衣之。必難蔽體。或障左肩而露右肘。或掩手足而失胸背。既失笑爲狂疾。且難禦夫風寒。今頒新政而不先開法度局。以總裁之定其千條萬理之宜。明其先後緩急之序。而漫聽羣臣之條陳。遽爲渙汗。而頒下枝枝節節不相湊合。亂次而濟散。無友紀。何以異于所笑營室裁衣者之所爲也。

臣愚過慮。恐行之久而鮮效。必將爲守舊者所藉口。而反之也。且歐美之新法。固中國所未有。人士未習也。驟取法之推行之。初必多致誤。即使考求極詳。施行極細。猶恐以生疎失敗。連地難良。故在彼爲良法者。在我或爲苛政。此又非審慎至詳。推勘至極。不易實施也。况守舊諸臣。憂疑驚懼。陽爲奉

令陰實阻撓

皇。上。日。月。至。明。雷。霆。至。厲。而。助。舊。親。貴。徧。于。當。路。似。宜。思。有。以。位。置。安。全。之。免。其。怨。望。以。生。危。殆。此。亦。爲。政。之。畧。宜。兼。籌。並。願。者。也。伏。乞。

皇。上。躬。乘。乾。斷。立。開。制。度。局。選。一。國。之。才。而。公。議。定。之。統。籌。全。局。乃。次。第。施。行。其。于。變。法。庶。能。少。弊。若。夫。吾。國。法。律。與。萬。國。異。故。治。外。法。權。不。能。收。復。且。吾。舊。律。民。法。與。刑。法。不。分。商。律。與。海。律。未。備。尤。非。所。以。與。萬。國。交。通。也。今。國。會。未。開。宜。早。派。大。臣。及。專。門。之。士。妥。爲。輯。定。臣。前。所。亟。亟。請。開。法。律。局。爲。此。也。請。附。于。制。度。局。並。設。之。臣。懼。悞。之。愚。長。慮。過。計。極。言。上。

陳惟

戊戌奏稿

聖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廢漕運改以漕款築鐵路摺

七月

奏爲請停廢漕運。改以漕款。廣築鐵路以通運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漕運之制。爲中國大政。所以充太倉而供玉食。實  
京師而備不虞。自京城之東。遠延通州。倉厫連百。高牆柳比。  
運夫相屬。肩背比接。其自通州。至于江淮。通以運河。迢遞數  
千里。開官閘。夫相望。高橋大舸相繼。運船以數千計。船丁運  
夫以數萬計。設衛所官數百以守之。各省置糧道坐糧廳以  
司之。南置漕運總督。北置倉場總督。兩大臣以統之。其漕米  
則民納于縣。縣上于糧道。乃船通于運河。而後連檣繼進。循  
閘而上。累時費月。乃達通州。搬丁二萬人。背置倉中。然後次  
第。運至京師。在昔歲四百萬石。近用海運。乃減至百餘萬石。



道咸時馮桂芬考之。謂米每石。運至京師者。費凡二十一兩。而歲時頒發臣工兵丁俸餉。積年久遠。米率朽腐不可食。京朝官僚。皆另糴新米以供朝夕。所領俸米。付之米商。每石僅易銀三錢。推

聖朝之厚意。所以惠臣工兵士者。至優渥矣。然寡食之者。亦以年年積運。藏之有餘。太倉之粟。既多且久。遂至碎朽散敗。不可食也。此其弊政。不自今日。上自漢之蕭何。迄今二千年矣。在當時爲積粟備患。轉運之良方。在今日爲萬國騰笑。奇謬之弊政。中國政治之失固多。而未有若漕運之甚者矣。方今四海交通。萬國轉運。但能通商。善其交易。則民食所重。商賈自趨。不勞官之自爲轉運也。故各國人日食麥麵牛羊雞

卵糖而萬國都會城邑未聞千倉萬箱官畜食品者雖其國主皆購于市其官俸兵餉皆發金錢而不必爲思患預防之計也古者城守預計糧食故吾國有積粟之大政不止京邑也凡各省府縣皆重倉儲夫各國豈無兵患以寔事算比吾尤多然不爲積粟之計者以方今兵爭至劇取決于一月數日間非如古者可嬰城爲累年守也故積之而無用也積粟者預算難定不足則非儲備之本義有餘則朽腐爲大患徒暴天物而鮮民食甚無謂也况乃漕運張大官置羣吏如此其重也築數千之倉修千里之河置數千之船如此其繁且巨也衛兵船夫倉丁運夫各數萬人及其婦女子孫十數萬人如此其多且冗也而其寔不過京師一米店之事耳倉場

漕運兩總督。不過南北兩支店司事耳。何足以煩 聖朝大政哉。萬國每聞漕政。既驚且笑。或者不解。以為地球絕怪之事。騰其嘲譏。畫為圖畫。不可聽視。臣竊思之。亦不怪外人之嗤點也。然吏事繁冗。外人譏嘲。猶不足計。若夫理財之要。最忌虛糜。方今上下交困之時。尤不宜以有用之巨款。銷之無用之地。試以馮桂芬所計漕運。每米一石。費民二十一兩。則四百萬石。應八千四百萬兩。臣未官戶部。難得寔數。近多折省。姑以半計。亦應二百萬石。須四千二百萬兩。以京師現今米價計之。最精之米。不過五兩。以糴計之。僅三兩餘。以百官兵丁所應發俸餉。不過百萬石。每石折給四兩。比之俸米發交米店者。石易銀三錢。過十餘倍矣。羣臣既得厚祿。可養廉

取。感。激。天。恩。其。曷。有。極。此。外。應。歲。餘。三。千。八。百。萬。兩。以。十。年。之。通。應。有。三。萬。萬。八。千。萬。兩。專。用。以。興。築。鐵。路。同。爲。運。輸。之。政。而。得。失。相。去。遠。矣。夫。鐵。路。縮。萬。里。爲。咫。尺。循。山。川。如。圖。畫。收。遠。邊。爲。比。隣。以。開。民。智。富。民。生。開。地。利。通。商。業。起。工。藝。省。兵。驛。固。邊。防。莫。不。由。之。凡。各。國。文。化。富。厚。兵。力。之。所。及。皆。視。鐵。路。之。所。通。達。以。爲。衡。况。吾。中。國。地。大。物。博。比。于。全。歐。地。大。而。無。鐵。路。通。之。則。荒。物。博。而。無。鐵。路。發。之。則。棄。若。皆。開。鐵。路。使。地。利。皆。通。開。物。產。皆。發。揚。以。吾。國。之。廣。土。衆。民。大。地。莫。強。焉。豈。待。城。下。之。盟。設。京。師。之。備。爲。積。粟。十。年。之。儲。哉。今。蘆。漢。津。鎮。之。路。皆。已。議。築。以。臣。統。計。之。南。自。江。浙。閩。粵。而。通。桂。滇。川。蜀。北。自。燕。晉。秦。隴。而。至。蜀。乃。入。藏。焉。北。自。遼。蒙。直。抵。伊。犂。

而內達于隴。凡三大道皆國築之。若自居庸出張家口。北至庫倫。南接蘆漢。乃經道矣。即以漕運之款。通十年之期。可築成矣。蓋款雖不足。以其築成之半。可押數萬萬以成之。且內地各道人烟輻輳。必有餘資。可以補邊道之不及。則十年之內。全國交通。運于咫尺。地利大闢。物產繁滋。比之空運數百萬石之米。徒全糜而無溢利。其相去之道里。何啻萬億。况強敵比鄰。狡焉思啓。既鐵道四達。調兵運餉。且夕可至。自有以建威鎮萌。所關尤大。體國經野。百年之計。未有過此。若垂俞允。即以漕運總督缺。爲鐵路總督。運丁倉丁船夫衛兵充車路工。在一轉移間耳。以

皇上之明。較其得失。當不俟再計矣。乞立下

明詔停廢漕運。盡裁漕官。其衛所官兵。或改充巡警。或改充屯田。下所司議行。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計全局籌巨款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摺

七月二十日

奏爲請統計全局大籌巨款以舉行新政築全國鐵路起海陸軍而強中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賤愚上辱

皇上非常之知下念中國貧弱之患三月之中上章數十荷皇上聖明神武立予施行舉國喁喁側首望治然昔者所言不過去舊弊之太甚發新政之精神耳于立國之實力猶未及之臣非敢不竭也以有所待也夫政有緩急事有先後權有得爲與不得爲苟紊其序失其宜恐流弊發生將有大害夫理財衛兵二者立國之要也人所共知臣甯不言之而終遠巡不敢妄發者誠有所長慮而卻願也然臣每念國勢至

危。中夜不寐。未嘗不以統籌全局。大籌巨款爲念。至今不得  
不爲我

皇上陳之。今何時乎。列國交通競爭。互枝優勝劣敗之時也。  
舉其重要。莫若國防與民治矣。若稍疎闕。敗亡隨之。臣尤兢  
兢。夫新政之初。莫先民治。若設巡警。整土田。行自治。舉郵政。  
開學校。定法律。改判獄。皆一日不可緩者也。非設巡警則盜  
賊不戢。情僞不知。故各國改良政治者。莫先焉。吾國土疆大。  
鄉縣至疎。應用巡警幾何。需費若干。孟子言民治。先定經界。  
今吾國土田。幾成空籍。上承元明。莫之修也。寔數莫知。真圖  
不審。若不考明圖籍。則統計難辦。亦理財無從。若能實測新  
圖。以成新冊。貨政大增。統計可算。是非各縣開局。派員測繪



不可。則所費甚繁矣。夫治國雖大。自織悉始。孔子言治。必先自鄉。地方自治者。古鄉政也。凡道路學校醫學衛生戶籍。皆賴鄉治乃舉。否則地廣而荒。雖有萬里廣土。不啻棄之。然全國之鄉。不啻十萬。皆舉自治。需費若干。夫人之患病。血不通也。夫郵政以通喉舌。脈者也。各國以收郵政印花之稅。或十倍于地租。但初辦之始。全國之大縣鄉之多。並設郵局。其費幾何。吾國法律太苛。監獄污穢。外人驚惡。故不能收治外法權。國恥未有若是之甚也。且迭次請改法律。審判監獄之法。聖明深以爲然。然全國之大府縣之多。改審判監獄之費。應若干。若全國大中小校。及夫專門。皆應次第舉辦。並須巨款。此事皆待財政當預統計。不能曰吾欲爲之而可成也。

以計內政辦成。略需一萬萬兩。若夫國防至重。矧各國皆以全力經營海陸軍矣。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安有無兵而能立于列國競爭之世乎。夫兵無定式。水愈漲則隄愈高。矛愈銳則盾愈厚。互相比視。以爲抵焉。今以德國之小而陸兵常脩者六十萬。後備者六百萬。況我廣土萬里。遼蒙準藏滇桂。諸邊延袤。皆接強敵。防不勝防。我亦宜行舉國爲兵之制矣。若陸軍常備之數。我隣俄日至近。當校視俄日之數。臣前請改省爲道。每道練一軍。每軍七千人。百道爲百軍。凡七十萬人。以二十軍防遼。十軍防蒙。十軍防新疆。四軍防藏。六軍防滇桂。乃足以建威銷萌。每成軍須百萬。則須萬萬矣。其各地陸軍校及大校。皆當次第營辦。雖至樽節。陸軍須一萬

萬兩。方今海水大通。窮地無界。凡軍艦所達之處。即爲國力所到之處。英爲海王。賴海軍也。故國無海軍。猶鳥之無翼。魚之無翅。人之無足也。吾國民所在受凌辱。而商務不能保護。以無海軍故也。吾東西際海。環七千里。海軍國也。甲午之役。海軍盡殲。今不可不亟圖恢復之。若以費巨難籌。則敗而賠款。不更巨乎。若海艦太少。雖有如無。不如勿興。近者德之興雙艦隊也。以十七年爲期。費二萬萬餘鎊。畧當吾萬萬兩之數。今吾欲興海軍。悉照德國雙艦隊之制可也。并營各海港。與海軍校之營辦。計海軍略須一萬萬兩。夫闢地利。開民智。通商業。廣郵政。起農工林礦之業。達遼蒙準藏滇桂之防。皆非鐵路不爲功矣。凡鐵路所到之地。即爲文明繁盛。鐵路未

開之所。即爲閉塞榛荒。此萬國已然之迹也。而大國廣土。需之尤迫。美以鐵路。開太平洋邊萬里之區。僅五十年間耳。而繁富文美。甲于萬國矣。吾內地各省。尙屬閉塞。若遼蒙準藏。隴黔滇桂。幾等草昧之榛荒。非獨藉鐵路以運兵防邊。更亟須鐵路以闢地利。發民智。前臣請築鐵路。除粵漢津鎮南北二道已議築外。請分築三大幹路。南路自江浙閩粵桂滇入蜀。接藏。北路自燕晉秦隴蜀出新疆接邊。邊路自遼蒙穿新疆至伊犁。每路以一萬萬計。其有不足。則以築成之道。押款接築。限期三載。大勢告成。若再不足。續議籌足。惟創辦之始。鐵路之費。必須三萬萬。臣統合計之。應須六萬萬兩。諸政乃舉。國治乃完。此六萬萬兩者。有之則中國數年可以富強。無

之則中國永永貧弱。且至淪亡。中國今舉國困窮。誠難籌此大款矣。昔者頻借外款。惜枝枝節節而爲之。非統籌全局。無關治道也。且支出者多兵費賠款。皆非生利。尤忌借債。夫于生利無關。則一出永無所入。于興治無關。則債款續起賠款。而內外大臣。莫不頭痛願頭。爲目前粉飾苟安之計。無一統籌大局。爲萬年起衰掙病之方。臣竊不能爲前後諸大臣解矣。

皇上若用臣之策。統籌全局。徧舉百度。則可大借公債。以六萬萬兩爲額。吾國先辦國家銀行以募之。分立銀行于紐約倫敦而募于美國爲尤易。江蘇補用道容閔。曾使美國可用募入既得如額。海陸軍鐵路民政。刻期舉辦。限定歲月。應支

之額款各萬萬計。皆未即盡需也。可以分立舉國各地銀行。及勸業銀行。以惠農工焉。以此六萬萬存貯于總銀行。而改定金幣發行公債紙鈔。增其倍數。聽民間銀行以寔業押款。則國有幣十萬萬。常行流通。其昔者借款。以償日賠款。皆可籌還。以輕債息。而民間得十萬萬灌輸。則工業盛而商業榮。農林礦漁墾殖隨之而興。中國之富強。可計日致也。三年而規模起。六年而人才成。政治立。十年而霸。惟

聖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設新京摺

七月二十後

奏爲請建設新都。控帶江海。並多置陪京。以備時巡。而阜民物。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王者建都。必宅中圖大。爲民所止。以廣招徠。而觀萬國。或因設險守國。欲資控御。自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因洪水。處于高原。殷則宅河頻徙。周自豐鎬東遷。自秦漢一統以來。凡二千年。則有長安汴洛燕京三大都。帝者迭處之。金陵武昌臨安則爲南渡所都。而燕京最久矣。強始于唐之朱滔王鎔劉守光諸藩。適遼金元國朝。起自朔方。入主中夏。中更明世。又適成祖起燕受命。北控諸戎。是以千年。長爲帝京。皆以握遼漢華夏之中。便于駕馭故也。法都

巴黎。班都馬得理奧都維也納。皆近北邊。以爭中原。突。荷。丹。都臨海。英。倫。埃。及。開。羅。亦臨海不遠。日本與俄大彼得。特由陸遷都以臨海。皆爭海利也。若意都羅馬故都。則羅馬昔霸全歐。而以地中海爲其池。而南臨撫之者。印度昔都舍衛。臨恆河。今亦遷加拉吉打以臨海矣。大率陸爭之世。則以表裏山河。中開天府爲固。海通之世。則以據江河之盡流。臨溟海之形勢。交通便利。腴壤饒沃。開戶牖以納天下。以進取爲勢。蓋各國之已事。公理之自然矣。不然俄大彼得得何以遠羣議而創霸業哉。由此論之。我京師之地。與今時勢未宜也。昔者縮轂山海。爲控遼蒙。今者遼蒙已同內地。而俄日深入堂奧。且遼路一日可東來。而蒙人已多爲俄誘。山海無關。瀚海



非塞。千年形便。于今大反。既無所用。且阡瀕危。若由夏暑而冬寒。譬遷舟而陸住。時地已移。利用皆變矣。芻狗土苴。過時則棄。蓋不能不示民以利用遷矣。殷周河洛。寔擇土中。東漢北宋。亦居洛汴。俾貢賦適均。人民輻湊。今諸歐京邑。皆吸集全國之精華。萃聚全國之民物。倫敦巴黎伯林維也納羅馬。彼之五都市也。而德之聯邦巴威薩遜。小國之京。亦復聚民百萬。殷賑繁闐。工商偕來。官館日築。富盛日進。文物增華。若巴黎倫敦一都。歲之出入。幾比其國之半數。然則京邑所關亦大矣。故必擇土中腴壤。江河貫徹。氣候適宜。物產繁庶。人居富盛之地。而後都焉。乃足以宏上京而容兆庶。今之京師。乃皆反是。地勢偏北。遠于土中。人民難于走集。一也。氣候近

寒朔風凜冽。飛沙障目。于養生不宜。于興事艱。阻于裘炭多。費。二也。入冬冰凝。海道不通。交易皆頓。三月廢業。貨物折閱。商賈難盛。或以今京師近海。如冰凍何。三也。土產鮮少。人工鈍。黍麥梨棗之外。更無他物。一切百貨。皆運自南方。甚至漕米數百萬石。歲費數千萬。督以重臣。導以運河。內勞而妄。費。細商業而阻生。計。四也。地既寒瘠。民少蓋藏。徒以帑者所居。士夫走集。奉官則來。移官則去。無顧家者。故以千年之京邑。數百年之治。安。過彼巴黎維也納之亂。爭。頻。仍。多。矣。然自八旗外。無有世大家大族。巨富大商。居于京師者。夫世大家大族。巨富大商。不居。視爲旅舍。無竭力經營之者。則齷索寒陋。文物不盛。何以隆帝京而觀萬國。哉。五也。推所由來。蓋吾之建

都專爲設險控馭而來。不爲阜民觀德而設。故也。故普魯士之都伯林也。當道光十年。人民七萬。今乃三百萬矣。吾順天之爲都也。在唐末代。彼英德法草昧榛狂之時也。而今尙蘊條荒陋。若是也。相反至此。其故不可不深思也。若夫京師溝渠。開自元代郭守敬。今歷歲久。塞淤不通。又無排洩。踈其穢惡。故道路高于人家。塵眯于衢巷。臭穢鬱蒸。積爲疾疫。兆民之衛生大礙。外人之非笑難堪。他日干預。尤可憂危。若欲洗蕩掃除。疎通變易。則或神聖之廟壇。嚴重或王侯之第宅。崇高非一吏奉命所能驟易。六也。是故以之設險。則今時已無可守以之阜民。則地宜最爲相反。然而尙以爲京師者。豈非因循守舊。蔽所未見。重于改作之故哉。夫中國土廣萬里。地

兼三帶橫貫江河襟控大海豈有過哉。今橫覽回顧。眷言作京。述舊定新。可得議焉。長安自古爲帝王居。而今者山皆剝皮。地不華靡。涇渭淺而流小。河運險而難通。距海遠。交輸不便。乃陸爭時之都。會而非海。通世所宜也。河洛于今並非中土。武昌扼江漢之匯流。爲全國之中地。人民輻輳。遠近適均。出海而爭。保險而守。進退皆宜。比于北方長安河洛之塞。南方金陵臨安之偏。較爲勝地。今營新都。武漢似可。然二瀆合流。歲時多溢。武昌山谷。頗亦崎嶇。若京邑頻頻被水。山谷有礙。衛生亦非盡善盡美者也。且夫中國人將五萬萬。他日歲增。不久即可六七萬萬。今營新邑。必將謀謨百世。大起宏規。內以能容數千萬人爲規模。外以駕于倫敦巴黎爲式廓。

此豈非吾大國之氣象哉。以巨籌之。東自上海至蘇。北起江陰至湖。方地二百里。東臨大海。北枕長江。南孕太湖。西枕吳蘇。山川秀靈。河渠脈縷。田野肥饒。桑穀鋪荼。有三江五湖以疎其穢。有太平洋以廣其廷。氣候溫和。物產繁美。人民饒庶。文藝華盛。誠所謂奧區神阜也。蓋長江貫流七省。亘萬餘里。大地之水莫長焉。東灌盡流。南化澤湖。中國之壤莫腴焉。今盡收之。西域隴藏。可由蜀江而下流。滇黔楚桂。可由江湖而上達。北土則漢鐵鐵路。一二日長驅而直至。若夫萬國汽船。咸泊上海。豁戶庭而容之。交通之路莫便焉。且夫橫覽天下。今何勞哉。美人之開巴拿馬河渠也。將大溝通歐美于亞洲也。英撫有印度澳洲加拿大。法有安南。德據膠州。俄日雄飛。

勃起于東海。今天下大勢不在歐而在亞。不在地中海大西  
洋。已移而來太平洋矣。夫以波羅的海之區。區。弱俄之未開  
化。而大彼得猶遷都于勝彼得堡。自稱開闢。以見天下。況今  
太平洋之巨浸。湯湯而我中國之大國。決決哉。臣以爲爲今  
中國謀新都。未有若此地者。

皇上若採行之。先派重臣經營。畫圖定界。開十二之鐵軌馬  
路。疏萬千之通道廣門。以太湖爲池。以松江爲渠。營行宮于  
虎邱。拓公園于君山。凡國有物。次第建設。

皇上簡其徒御。先爲巡幸。及文物咸備。乃定爲京邑。遷渙王  
居。其今京師。以爲北京。置留守焉。略同唐東都宋南京之制。  
其于控新世之形勢。阜中原之民物。盛中國之文明。豈曰小

補說。

昔世祖章皇帝自盛京遷于燕京。今我

皇上自燕京遷于新京。先聖後聖。其授爲一。豈有他哉。時宜故也。抑臣更有請焉。凡古今都畿所在。民物必盛。商賈必溥。文明必起。富庶必興。遠觀于德。以多聯邦。多京都而繁盛。法無聯邦。無多京。而不盛。至易見也。吾國唐宋有東都。明有南京。帝者未嘗居也。姑以爲名。而文物猶輻輳焉。上考北宋士夫之流風美俗。文章服物。亦東都尤盛。唐東都明南京亦然。日本多設西京。文物輻輳。亦勝他市。日主成歲時臨幸。商賈輻輳焉。以此知阜民萌。繁商富之道也。臣愚欲拓此宏規。爲中國建十都焉。自新京及北京盛京興京外。請建武昌爲中

京。以便交通。立成都爲西京。以撫隴藏。建廣州爲南京。以拱南海。立蘭州或長安爲西北。京。以奠朔方。其拉薩或建爲藏京。皇上他日時巡。或遣親王代狩焉。其伊犁或迪化建爲西城京。亦遣親王代巡焉。凡諸京皆粗備國有文物。以開民智。而導文明。其所收效甚遠也。德主北封山于那威之那。岌南築宮于希臘之可孚。東營宮于突厥之君士。但丁那部。蓋將以遠撫長駕也。况吾率土之內。普天之下。廣土衆民。豈可不使見王者之跡哉。惟

皇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斷髮易服改元摺 七月二十日發

奏爲請斷髮易服改元以與國民更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易舊之事。人情所難。自古大有爲之君。必善審時勢之宜。非通變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國。且非改視易聽。不足以一國民之趨向。振國民之精神。故孔子于禮通三統之義。于春秋立三世之法。當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而漢武帝當守文之中世。定禮樂而改曆服。魏文帝承祖宗之強威。遷都邑而易服色。皆以更新善治。爲法後世。若夫當列國爭強之世。尤重尙武。欲舉中國儒緩之俗。一變致強。其道尤難。故趙武靈王將有事于滅胡。則變服而騎。齊桓公將欲有事于中原。則易短衣而冠。而

魏文帝趙主父變其國俗。易其祖舊。父兄羣臣。守舊之彥。諱言力爭。而二主終獨斷行之。遂致治強。英風霸烈。焜燿無盡。豈非善得通變之宜哉。然是四主者。所遇之世。尙非迫于必變之時也。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于尙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尙機器。辨髮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爲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辨髮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辨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辨髮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髮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辨既易污衣。而蓄髮尤增多垢。衣污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刮則費時。

甚多。若在外國。爲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斥爲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斷髮雖始于熱地之印度。創于尙武之羅馬。而秦伯至。德端委治。吳何嘗不先行斷髮哉。夫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但在通時變。以宜民耳。故俄彼得游歷而歸。日明治變法伊始。皆先行斷髮易服之制。豈不長矯舊易俗之難哉。蓋欲以改民視聽。導民尙武。與歐美同俗。而習忘之。以爲親好。故不憚專制。強力以易之也。且夫立國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誠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衷衣博帶。長裾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亦猶佩玉鳴珞。以走趨救火也。誠非所宜矣。竊聞德之青子。以拔刀爲戲。以面癩爲榮。雖好勇鬪狠。不足

爲訓。然其尙武至于如是也。夫是以強。然吾兵服亦復寬衣博袖。懸于各國博物院。與金甲相比較。豈不重可怪笑哉。夫西服未文。然衣制嚴肅。領袖白潔。衣長後衽。乃孔子三統之一。大冠似箕。爲漢世士夫之遺。革烏爲楚靈王之製。短衣爲齊桓之服。故發尙武之風。趨尙同之俗。上法秦伯。下效齊桓。魏文之英風。外取俄彼得。曰明治之變法。皇上身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聽其便。則舉國尙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光徹大新。雖守舊固蔽之夫。覩鏡顧影。亦不得不悅。徇維新之令。而無復敢爲公孫成等之阻撓矣。其于推行維新之政。猶順風而披偃草也。抑臣更有請者。將行實政。尤在先播聲靈。元曆何關。

實事。而人心尤多繫之。昔日本明治元年大誓維新。定布五條。

今皇上決行維新。亦宜大誓改元。以昭國是。定民志。伏乞大  
集羣臣誓于

天壇

太廟。上告

天祖。下告臣民。亦若日本布告五事。即以今年改元爲維新  
元年。與天下更始。俾舉國臣民翹首面內。改視易聽。同奉

聖意。咸與維新。其于振動舉國之精神。必有大效。伏惟

聖意裁察。維新幸甚。中國幸甚。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吾此摺上于光緒戊戌七月廿間

先皇神武。決欲舉行。大臣剛毅等力爭。太后不悅。未幾而政變事起。今十四年矣。吾久遊歐美。閱歷日深。則甚悔于前議之過勇。而未盡當也。夫斷髮固在必行。而易服則實有未可。吾遊紐約病。延美國醫生有盛名者某診疾。醫語我曰。他日君變法。一切皆可變。惟服制萬不可變。以中國服最適于萬國也。紐約嘗有大會。集衆者千人。風寒驟起。人咸感疾。惟中國公使不感。此爲實驗也。吾甚異其詞。歐美人以勿易服語我者至夥。婦人尤甚。時方夏日。從吾之美人歐人。皆喜中國服。屢乞于吾。因給中國衫袴及履。皆日服之。樂其輕便簡易。不畏暑也。皆不願歐服。皆曰歐服必三四。袒服外必衣補襠。

乃能加外袿。三者不能減一。若稍可見人。或出門。則袿服上必加帶領之白袿。而袴必裹之。包裹重袿。熱汗如雨。美墨人近于暑時。多去補襠。選加外袿。而無如外袿必用絨織。或用羽紗。皆羊毛物也。熱不可任。意奧之南。及歐東阿連五國。苦熱甚則改用綢。而不能北越阿爾頻山也。蓋歐北無用綢者。自埃及至南洋。則于袿服上。以加白洋布衣袴。稍善矣。而美南歐南。不能用之。惟至晚食及大宴會。大聚集觀劇。則無論美南歐南。及南洋。必黑絨袿袴。襯絨絨襠。內爲白領。袖之白袿。加袿衣袿禪上。凡四褶。俗之所尙絨。細毛淨潔。皆用歐人通行禮服。亦時有厚絨焉。或自歐携來不及改者耶。在歐美南及南洋見此。皆汗如雨下。而限于通俗。人無如何。吾在意

大利遇一議員。醫生于汽車頭等車中。衣厚絨汗出若漿。頻以巾拭。羨吾衣紗之涼。吾謂君解衛生苦熱。何必衣此。醫笑謝曰。國制所限無如何。吾謂議員曰。君亦苦之。何不提出于議院易之。答曰。此禮俗之舊。非議院所及也。其他衛兵工人之衣絨。拭汗苦熱。不可勝數。而熱帶人極苦之。尤不可勝記也。然且衣四襲。熱難減少。而祁寒又不能稍有增多。若加外套。只爲出門之服。而居室則爲無禮不恭。若大會聚間。尤無加外套之事。故猝有大風寒雨雪。未有不中寒感疾者。昔吾言易服時。譚復生即期期言感寒不可。而紐約醫生。即因此而稱中國服制之善。以中國袍褂之外。可加多挂。而未嘗以爲失禮也。且中國欲解長衣加服。亦復易易。而西服非盡解



衿袴。不能加一衣。爲事既難。費時甚多。其履億繩纏。且十餘  
纏度。吾嘗與衣。歐服者易服而較其需時之多寡。吾衣而解  
之。展轉凡五次。歐服者僅得一次。則彼服費時。增吾四倍矣。  
且天下制服。安有不許增減多少者乎。以時地風寒雨雪暑  
熱之無定也。而以一定數之服對待之。其不適宜不待問也。  
何其愚耶。大率緯度四十四度以下。溫帶之地。夏時無能宜  
用歐式服者也。徒以強力所壓。諸國成風。不得已而從同耳。  
若在熱帶二十四度以下。則相反至極。絨服不適。周歲尤非  
所宜。強衣之則終日出汗。于衛生尤碍。則歐服萬萬不可行  
者矣。吾嘗居瑞典。八至倫敦。四當夏時。四至漢堡。十至柏林。  
三當夏時。漢堡柏林。六七月之交。寒風撲朔。人面皆紅。人加

厚絨外套。吾亦重棉。倫敦時有暑時。而絨衣四襲無苦。一日之中。風涼煖。四變。風涼襲時。須加重綿。乃知羊毛織絨之衣。爲歐北氣候適宜之服也。吾盛暑過加拿大。自曼梯阿至溫高華。已而過夏。皆衣夾衣。無少苦暑熱者。蓋加拿大與伯林倫敦。皆在緯度五十度間。故氣候相合也。若夫意大利與君士但丁那部。則四十餘度。苦熱不堪。歐服希臘之雅典。熱甚如炙。日午道絕行人。爲中國土地所未見矣。故觀希臘羅馬圖畫刻像。皆披衣疎散。時露肉體。幾類印度。亞力山大之衣。愷撒與古士都及羅馬諸王像。至證據矣。今歐服之制。起于德意志。即條頓族也。自沙立曼起于佛蘭覲。南收法境。而國勢實偏在歐北。雖滅倫巴。而羅馬地屬教皇。歐北人自朝

教皇外。未踰阿爾頗山一步。若今阿連五國。地爲東羅馬所  
有。即法南亦爲諾曼人所據。故其千年封建。及歐土各國。皆  
在寒帶四十五度以北之地。會盟皆在歐北。以祁寒故。服皆  
嚴緊。歐北地宜畜牧。羊大毛柔長。及荷蘭創羊毛織。英人師  
之。適當機器創行。兵爭益甚。而絨服不畏兩塵。不須多衣。其  
于歐北寒帶四十五度以北之地。氣候適宜。故二百年間。徧  
行于全歐。推行于全美也。然而歐南美南。已甚不適。乃當歐  
力四漲。波浸于熱帶至相反之地。此則以國力行之。非爲其  
土宜與氣候之適也。又非爲其服制之盡善盡美也。嗟夫希  
臘羅馬埃及阿喇伯突厥印度之文明。于今其舊服制已盡  
滅。而改爲歐服矣。夫天下有公理焉。一曰適宜。一曰美善。協

乎適宜與美善者。未有不行者也。不協乎適宜。未得乎美善者。僅以強力行之。雖可行。未有能久大者也。穆護之教。挾兵力以行之。既得印度。盡毀佛廟。焚其書。而廬其居。至今全印無佛廟無僧。其力可謂大矣。而東方佛教。終不能滅。今且萌芽于歐土矣。以兵力行教。猶如此。況服制乎。大凡各國之服制。皆必發生于其地。宜故熱帶之衣。無不疎散者。埃及印度阿喇伯南洋可見也。溫帶之衣。不疎不緊。故波斯之服。雅與吾國爲近。寒帶之衣。無不緊嚴。吾國北方之服。近之。惟吾國廣土萬里。地兼三帶。重裘厚呢。產自北方。綢葛紗羅。織于南土。其制則或寬或緊。適其宜。其製則可多可少。聽其便。蓋皆適乎氣候。順其地。宜。蓋大地萬國。無有一地兼三帶者。故無

論文明與否。其爲衣製無有一能適三帶寒溫之候者。此非萬國衣製之不善也。又非吾國衣製之能獨善也。以地適爲之也。雖有聖者。不能創逆于時地之服制。然則雖有強力者。豈能永行反于時地之服制哉。蓋凡強力可暫勝一時而不能行之永久者也。試問他日大地合一之時。無有種族國土之界。于時議定服制。欲以適于寒帶之服行之乎。抑以並適于三帶之服行之乎。

夫合今大地人類所居。南半球可居之地。溫帶無幾。幾全熱帶矣。若北半球。自加拿大西伯利亞外蒙古至俄屬地。人民不過萬萬。惟歐北獨盛。而除法奧意班葡阿連五國外。人民亦不過一萬萬餘。合共宜于嚴緊之寒帶服者。二萬萬餘人。

耳。餘則皆溫熱帶者也。人民占十之八九矣。雖舊制久習。則可戀。風俗已成。則難改。而此十八九不適宜之制。人人樂行。乎。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且今論衛生者。皆以冷地不宜。有疾者多。令遷居溫暖之地。無疾者亦復樂居溫土。吾聞歐人言。皆樂居溫熱帶地。夫以那威山水之美。海山五千里。綠野青山。冠絕大地。而人民僅百餘萬。無樂久居者。皆遷居美國。瑞典亦然。俄與芬蘭亦然。然則今之冷帶人。他日必皆奔走南遷。可斷斷也。今歐北人之樂于歐北者。以其都會之文美。遊樂之多端。足以懽娛。而他方無之耳。若他日溫熱帶之都邑。文美游樂。足供懽娛。過今歐北也。則寡有樂居寒帶之地者矣。惟歐北環有熱泉。冬候不甚祁寒。尙可居處。然土產甚少。

惟恃精工。然他日溫帶工巧並作。則歐北一隅。不能獨擅。居人無恃。以爲生計。居者更少。大勢所趨。必居溫帶矣。至是時也。溫熱帶之人。豈猶墨守苦熱不堪之舊服。而不思改良乎。又有以知其不然也。

至是時而溫熱帶人。咸思改服。必思得通三帶之宜者。則非用中國之服制。而何用焉。人非從中國也。從得三帶之適宜也。且文美者人道所尚也。世號尚文明。而輕野蠻者。以美不美別之云耳。吾中國爲絲之天產。國自禹貢重蠶桑。絲。堯舜作服制。乃定日月山龍華虫藻火粉米之繡繪。分飾五采之色。以爲袞冕衣裳之服。至爲文明矣。夫服制之尚五色文繡。萬國同之。試考古今萬國貴人。若諸歐王侯。有不五色文

繡者乎。自美之創業。鑒于諸歐貴族之害。禁廢封爵。並廢繡章。一律緇衣。並爲齊民。暨歐土革命。民惡貴族。見則殺害。貴族畏避。乃並爲齊民之黑衣。遂師美國。盡爲玄黑之服。而貴族與王大臣之朝服金繡。未能盡去也。近則德英二王之閒。居多衣紅綠。于是士民夕燕服。亦漸尙紅綠者。此亦其變端矣。若夫絲之爲美。柔軟光妙。產自中國。歲出數萬萬。徧于十數省。所養數千萬人。國人既妙美其服。而通商易貨。尤爲大宗。意人自明末。先通中國。最先移蠶絲。今阿爾頻山下可磨湖水。深綠浸漬。爲染蠶絲之大宗矣。法當路易十四時。豪華文美。爲今歐文俗之祖。師法之。里昂蠶絲最先亦至。大自是而後。各國移風。皆養蠶植桑。術日精。蠶日大。絲日勻。美出產。



日多歐美婦女皆競麗服。必衣色絲五采日華。而尤愛中國之絲繡。以中國化學之未講。而蠶織學之守舊也。今最衰微矣。然絲性之極。與繡疋之精。萬國尙未能加也。設銷于外。尙數千萬也。假令吾國能講化學。更精求蠶桑織繡之事。雖以意法日本。必不能純以人事勝天產也。今歐美人皆喜好服絲。徒以絲價昂而絨價賤。又國制所在。未改絲服。此亦歐美人善于保全其天產羊毛絨織耳。若國風一易。則貴富之人。殆未有不盡棄絨而衣絲者。其在數十年之後乎。今固未及也。昔吾遊于美。美之人多羨吾服之美。吾間易歐服。其貴婦皆謂今日相見不美。皆謂宜服國服。他日切不可改也。可見人情之公尙矣。夫吾國之服絲繡五色。大地未有媲美者也。

波斯突厥能金繡。而絲不若我也。法意能紗織。而絲不若我也。吾國織成之綢緞紗羅。專銷于吾國人者。歲值將三萬萬。而出外者不預焉。產絲額歲出亦相若。其養蠶種桑之夫。與其織工數千萬。絲乎服乎。殆可謂爲中國之命也。不止衣服之文美。與其適宜也。今若易服乎。則人情所尙。必將盡衣乎絨。且必尙歐美之絨。改服之。姑以人衣四襲計之。西服價昂。每人襲須二十金。合絨冠革履計之。人須百圓。吾國男子二萬萬人。是一歲輸出購絨之費。已二百萬萬矣。即折從少計。人民有四分之一。易服者尙須歲出五十萬萬。而本國所有織成之綢緞紗羅。歲值三萬萬者。一旦盡棄。且舉國養蠶種桑之夫。織繡之工。除年售數千萬于外國者。可僅延殘喘。餘

失業而餓斃。殆將數千萬人矣。若謂故業乎。則蠶桑絲繅者。中國之天產。腴壤。人民之上業。然且棄而無用。而何改哉。或謂雖易服乎。而國制限用絲綢。即用絨呢。亦可自織。何嘗不能保全大利乎。此大未閱歷之言也。以今歐風之盛行也。雪茄之烟。葡萄之酒。奇妙之器。殆爲士夫富貴者所篤嗜。甚至以中國烹饌調和之美。亦咸舍而食西餐矣。今何以易歐服哉。豈非謂歐文之可尙哉。既顧舍中國數千年文明。色繡適宜之服制。而從歐制矣。凡從人者。摹仿惟恐其不肖也。既服歐服。必用歐絨。士夫富者。必爭趨焉。突厥其已事矣。其服本國之物。必以爲賤貧。鄉曲不識時者。供輕晒而已。而安能復用緞綢紗羅哉。若謂中國自織呢絨乎。則中國羊小毛淺而

織維不柔美。不能織精細之呢絨。天產已非。無能與歐人爭勝。聞京師呢廠。有名溥利者。織成之呢。堆積如山。無人過問。以其爲中國羊毛所織。故粗惡不堪。而吾國之軍警學人。無與購者。若用外國羊毛而自織之。則運遠而成本太貴。且關稅之權。由外人低昂之。故上海諸呢廠。購外國羊毛者。無不大虧敗。而吾國今軍警學校已改服者。必購洋呢而服焉。其已事可鑒矣。然則謂易服吾亦製呢絨焉。其必不可行。又不待言也。

且人間事理之常。亦安有舍數千年天產之利。十數省土地之宜。氣候至合。農業至習。工藝至熟。商業至通。色繡至美。數萬萬人情所愛好。數千萬人民所託命之物。而改習天產不

宜人工不習。土物所無。色繡不美。關稅無權。成本太重。盡資于外之物哉。其爲得失是非。不待言也。且衣服者。與飲食宮室同。人人日用之者也。非玩好奇巧。可用可不用之物也。凡人生日用之物。必當己國自產自有之。萬不可待于人國者也。若必一一待于外國。則數萬萬人無衣而待衣于人。也。其爲險事。豈可言哉。况舉己國所自有。乃一舉而盡棄之乎。假令吾國不產絲繡。只有綿葛之布。猶當保守之。不可易服。况吾有此數千年天產文美之物。爲大地所無。爲吾民所託命者乎。頃者易服之議風起。各省絲店。停歇已多。甚至有不敢積貯絲貨者。爲害已劇甚矣。若真誤易服乎。是舉全國歲出數萬萬之絲。與織成之緞。綢。紗。羅。而盡棄之。數千萬之桑工。

織工盡餓斃之。尙須歲出數十萬萬。購呢絨之料于外。又當舉國破產之時。而行此自盡之術。是恐吾國民壽命之太長。而自促而急絳之也。其事關於國命至重。奈何以媚外之故。而妄言妄行哉。

或謂日本亦絲產國也。何以易服而無礙也。應之曰。日本易服于其明治元年。其時絲業未盛也。蓋絲產自中國移殖日本。然實明治變法。乃始獎勵之。然考明治十一年全國絲產。乃始三十六萬二千六百零七貫。折計中國二百二十六萬六千三百斤。若溯明治元年時。殆不能得三之一也。計值銀不過三百萬。比吾國絲產。不得百之一。似此區區。何關國計民生之大。豈可與吾國以絲爲命者比乎。且吾聞日本易服

之始。一帽之費。損失已及百萬。凡事不考情實。而以空名相比。不切不類。殆無足議也。

吾戊戌上書之言。實爲巨謬。時未游外國。閱歷太淺。徒以守舊。阻撓維新者太甚。欲藉斷髮易服之大舉。以易其耳目。而易其心志。俾阻撓不甚。新政易行耳。乃不得已之術也。亦自知絲爲中國天產。萬不可棄。冀一轉移後。乃補救之。然亦幸未遽行耳。否則後雖補救。爲害已多矣。若今者舉國人情。咸樂變新。無守舊者。不須設法強迫之。則易服致害。萬不可妄嘗試矣。今之志士好言易服。亦若吾疇昔。矯激太甚。尙同太急之故。經久游于外。閱歷既深。當亦如伯玉之知非。不敢妄言易服矣。凡人多動於感情。而寡推求乎事理之極。非經久

驗。不能深明之。今國人亦多言剪髮不易服者。事理漸明。至爲幸事。吾在舉國。爲創言剪髮易服之人。附議於此。以自艾自責。然歐服豈無善於中國者。中國服豈無遜于歐美者。今茲變法。擇善而從。斟酌中外。宜得其至善者。若歐人之大冠如箕。充冠而圓以象天。實吾古制。且有帽簷。足以障日光而保目力。實勝吾之瓜皮小帽也。但從其制。必將依其冕冠之禮。則不可從。吾國冬冠用絨。宜若放下之。夏冠用緞絲胎與玉草。宜若崇平之。則障日保目。且觀美矣。歐人白領袖。日濯而易之。去汗而至潔。比吾藍領皮領。不易不潔。實爲過之。白領袖宜改從之。白袖宜增設之。袴襪增袋。以便置物。此則可採歐制。以補吾所不及者歟。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臣聞一姓之霸有天下者刻齒其鐘鼎摩呵其靈廟徘徊其册府皆有神謨遠算深計長慮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然類皆數百年而斷滅或數十年而斷滅其祖宗之經文緯武皆廢弛敗壞而不可用子孫墨守其陳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尋於禍敗謂一姓不再興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載歷朝興亡之迹豈不哀哉詩緯曰王者三百年一變政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繫易以變易爲義又曰時爲義大時者寒暑裘葛後天而奉天

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後王者耶泰西之國一姓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姓不再興者不變而逆天也夫新朝必變前朝之法與民更始蓋應三百年之運順天者興興其變而順天非興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變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變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順天時時自變則一姓雖萬世存可也夫創業中興之人能變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氣猛推移旋運舉重若輕故治天下如弄丸椎拍宛轉寬綽有餘晚季中葉不能變政其才文其志淺其力薄其氣弱故因循苟且畏難偷安故治天下如患痿痺痲木不能自知自舉而國之大小存亡強弱興敗視之今地球萬國俄地三萬里爲大俄兵八

百○萬○爲○強○割○遼○之○事○俄○一○言○而○日○歸○之○吾○乃○以○銀○行○鐵○路○與○  
之○爲○德○雖○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萬○兵○敗○於○瑞○典○萬○人○乃○割○  
邊○地○於○瑞○國○無○學○校○無○練○兵○無○通○商○無○製○造○良○工○愚○冥○狂○俸○  
既○蠶○既○頑○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於○我○中○國○者○大○彼○得○  
知○時○從○變○應○天○而○作○奮○其○武○勇○破○棄○千○年○自○尊○自○愚○之○習○排○  
却○群○臣○沮○撓○大○計○之○說○微○服○作○棘○學○工○於○荷○英○徧○歷○諸○國○不○  
恥○師○學○雷○動○霆○震○萬○法○並○興○昔○衛○文○大○布○衣○冠○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是○以○興○衛○勾○踐○臥○薪○嘗○膽○躬○耕○  
夫○人○織○下○賢○厚○客○振○貧○弔○死○同○營○百○姓○用○以○沼○吳○彼○得○集○而○  
兼○之○舉○動○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數○十○年○而○文○明○大○開○開○地○萬○  
里○爲○霸○地○球○嗚○呼○雷○動○而○草○木○圻○其○變○力○大○者○其○治○功○大○蒼○

萌億億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榮華。於以參天。彼得之變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榮華而參天。嗚呼。凡數百年一姓之國。既危既弱者。宜鑒於斯。臣謹輯彼得行事。以備採擇。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正月

臣聞國無小大。民無衆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臣不敢遠述。請言至近者。明有天下。豈不龐大哉。然而 聖朝龍興東土。起自旅成。遂能北收蒙古四十國。東定朝鮮。入主華夏。數月而奄有率土。若夫近者。俄本蕞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獵。起自小普。能勝奧俄法。而成強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諦尼小侯國耳。有賢相嘉窩。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遂合十一國以立意。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僅吾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殲吾大國之師。割我遼臺。償二萬萬。若夫印度突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哉。然今則夷爲奴。屬或割爲

病。夫聽諸歐蹂躪焉。夫以普魯士薩諦尼日本與印度突厥  
比土。量民不足。一映焉。然強弱盛亡榮辱。若是其遠也。臣滋  
懼焉。況今者四海棣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  
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以貫通大地。囊括宙合。  
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採而用之。則與化同。乃能保全。突厥至  
大國。守舊拒之。則弱。削日本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此其  
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嘗考日本變法之始至  
難矣。與歐美語文迥殊。則欲譯書而得歐美之全狀難。帝者  
守府。而武門執權。列侯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詩而無紙。則  
收權難。及倒幕維新。而革命四起。則靖人心難。新政初變。百  
度需支。頻仍變亂。兵餉交困。而國庫乏絕。初創國家銀行。資

本僅得二十九萬。全國歲入。僅逾千二百萬。直至前歲。勝我之後。歲入亦僅八千萬。則籌款難。然二十年間。遂能政法大備。盡撮歐美之文學藝術而鑄之于國。民歲養數十萬之兵。與其十數之艦。而勝吾大國。以蕞爾三島之地。治定功成。豹變龍騰。化爲霸國。若以我廣土衆民。十倍于日。

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徙。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各書之成業。政法之成蹟。而妙用之。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

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大。陸。矣。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道。今。我。有。日。本。爲。鄉。導。之。卒。爲。測。水。之。竿。爲。探。險。之。隊。爲。嘗。藥。之。神。農。爲。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繪。型。日。本。爲。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溉。日。本。勸。艾。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且。我。數。千。年。文。明。之。舊。亦。自。有。應。保。全。者。其。不。能。盡。同。且。不。可。盡。探。奚。待。言。哉。但。藉。其。同。文。因。其。變。跡。規。模。易。舉。條。理。易。詳。比。之。探。譯。歐。文。之。萬。難。前。無。鄉。導。之。盲。譬。豈。不。相。距。萬。里。哉。昔。在。



聖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于日本。携示書  
自。臣託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  
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  
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將興。舉國上  
下。咸昧日事。若視他星。臣曾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  
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  
事之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國。貿然興戎。遂致敗辱。則太  
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嚮使二十年前。臣譯局書成。  
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而譯之。或六年前。大臣信臣言而上  
奏。

皇上亟變法而預防。有一于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瞭而不

曠其在後乎。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至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至乎此也。臣不能不嘆息痛恨也。夫臣愚狂謬。豈敢妄陳前事。幾類炫伐。上瀆

聖明。所以敢不避斧鉞。拳拳上告者。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亡羊補牢。今未爲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觀前車之覆。至險可鑒。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

皇上非常之知。籌爲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

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臣昔譯集日本

羣書。但割取明治變政之事。編輯成記累承

聖問。今乃寫定上呈

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戊戌五月

臣聞醫而後知病之輕重。鑒而後知貌之妍強。鑒于遠古。不若鑒于近今。鏡于不同類。而異我者。不若鏡于同類。而似我者。故蘇援切近。診切脈絡至要矣。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突厥出自匈奴。蓋股人滄維之後。而吾同種也。昔在侑唐之世。赫然控北方數萬里。亘自遼東延瀚海。至于裏海。奄有中亞。自蒙古前莫比強焉。及敗逐于契丹時。號爲西突厥。終敗逐于蒙古燕帖木兒。

走爲今突厥。已而攻東羅馬。滅而代之。遷居其君士但丁那部之大都。當是時突之四域。北據今強俄之全土。東破取波斯之半壤。南臣服非洲數萬里之北域。中撫亞喇伯希臘之舊國。東取歐洲之塞維布加利牙羅馬尼亞之腴壤。挾其黑海地中海印度海幅輳之力。兼有摩西穆護希臘羅馬文教之舊。疆東向而爭歐土。當明之中葉。其蘇丹索立曼擁馬隊兵百萬。以壓全歐。玉節金轡。鐵馬鳴鑼。鞭箠所指。指日滅歐。德之維也納城門不啓。匈之標德卑士京邑瀕危。諸歐列國王侯聯兵合拒之。幸霖雨坱圉。溢疫疢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爲吞併。自爾三百年間。諸歐同心竭力。奔命靡遑。蓋聞突厥之聲威。而心慴骨震矣。然而三百年間。適當歐人新

世勃興。倫科布則尋得美洲。漸乃覓得全地。以增新識。意大利文學復興。後新教出而舊教殄。于是倍根笛卡兒。創新學。講物質。自是新藝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砲火藥于蒙古。而輸之歐。于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濫天之革命波。而立憲徧于各國矣。至近世百年。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宇。無有留者。而突厥恃其強。大鼯睡于其比。鄰閱數百年。渺若無知。不少覺寤。豈不異哉。及夫歐勢內膨。兵力外挺。耽耽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阜腴壤始。因種爭教爭。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臘自立。羅馬尻亞塞維繼之。及布加利牙教案之

起。俄人藉口。仗義與師。于是可薩克數十萬兵。立馬巴達坎岳之顛。以俛瞰君士但丁那部矣。當是時。突君主大臣。喘喘不國。英人爲均勢。而爭鄭之虎牢也。乃連法意德奧之師。勸俄退兵。列強乃分割其要壤。俄得黑海。高加索。奧得添次戈兩省。英得毛魯塌。布加利牙與門的內哥均自立。自是突遂偏安。地壤褊小。君廢國幾亡。當是時。幸賴賢相阿士文之才。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懸而復解。若使突主倚用之。以突之兵強地大。至今二十年。雖齊法。德。軼奧意可也。然而突之蘇丹。乃遂阿士文。廢憲法。復守舊。至于今二十年。全突黑。關仍數百年之故俗也。其國土地蕪蕪。與我國同。道路污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無排洩。無電燈煤燈。

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于讀回教經典外。地球大勢。瞭無所知。其學校皆無世界學。無各專門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學子昧昧于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因亂。人民窮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累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奧意六國大使外攫收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于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矣。而突厥蘇丹。以其黑暗守舊之治法。晏然處諸歐列強狡啓之中。偃然臥國民憤怒革命之上。所謂寢積薪之上。火未然而以爲安。臥羣虎之旁。虎未

噬則且酣。醉豈有不危哉。突厥不亡。國則革命。殆不遠矣。無可救藥矣。豈止削弱而已哉。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誦爲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臣編譯突厥事。窃窃自危。旁皇淚下。窃幸恭逢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意。有以起病而扶衰焉。惟此獨與突厥異。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中國四萬萬人民之幸也。臣謹譯編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六月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歎曰。大哉天



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勤勉。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徧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離。散逃異國。城市爲墟。而革變頻仍。迄無安息。旋入洄淵。不知所極。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並上斷頭之臺。空瀆國民之淚。悽惻千古。感痛全珠。自是萬國驚心。君民交戰。革命之禍。徧于全歐。波及大地矣。諸歐鑒戒巴黎。殺戮畧減。而君主殺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則百年來。百國實書寔錄。莫不同然。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蓋皆自法肇之也。大學曰。惟命不予。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惟石岩岩。民具爾瞻。故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僻則爲天下戮。故桀放南巢。而民曰時日曷喪。  
 厲王放彘而下。乃共和爲政。至于懸太白。焚漸臺。蓋皆不慎  
 不善。以辟爲天下戮也。若夫路易十六。寬裕愛民。寔爲恭儉  
 之君。故遭禍戮。民多哀憐之。以憐民飢。特許開議院。至仁也。  
 特許平民預議而立憲法。至公也。飢民從其徵除喇宮。推至  
 巴黎。至寬也。惜其許行立憲。不盡出于己意。而多由于民迫。  
 不剛斷于速行。而游移于衆議。始則恃瑞士之軍。以兵爲衛。  
 既乃撤之。則無兵而同于匹夫矣。中則與民黨米拉伯盟而  
 付以大政。則得人而王室固矣。既乃背之。則民黨失心矣。終  
 則恃外援而不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身首異處。爲天下

民性可靜而不可動也。一動之後。如轉石于懸崖。不至于趾。不止也。傳曰。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民愚不知公天下之義。則已。既知之。則富貴崇高者。衆之所妒。事權尊一者。衆之所爭也。法民既遠。感于美民主之政。近親于英黻。揅理逐占士之故。久受壓制。具瞻岩岩。必傾覆之。吳起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書所謂顧畏于民。岩也。民情大動。民心大變矣。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適足以激之。嚮之。權勢不足以壓之。適足以怒之。若使路易十六。剛復雄武。仍壓其民。若秦始皇則禍延後嗣。二世而亡。如其祖路易十四而已。而雄武之才。乃天寔生之。非尋常人主所能學也。苟誤師之。則如秦二世。吳孫皓。隋煬帝。英揅理十一而已。既不能爲始皇。路易十四。則秦

時勢審民情。知變之不能復止也。動之不能復靜也。違之愈  
 激。遲之生變。且夫寡不敵衆。私不敵公。人理之公則也。安有  
 以一人而能敵億兆國民者哉。則莫若立行乾斷。不待民之  
 請求。迫脅而與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後諸主然。明定憲  
 法。君民各得其分。則路易十六。必有秦山磐石之安。聘彭之  
 壽。堯舜之譽。生死榮哀。國家長久。天下後世師之慕之。而惜  
 路易十六不能審時剛斷也。徘徊遲疑。欲與不與。緩以歲月。  
 斬其事權。遂至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幾沒其賢也。豈不哀  
 哉。昔司馬遷笑項羽爲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寬柔不斷。遂以  
 身死國亡。至今觀之。與路易十六同出一轍。有國者固與匹  
 夫異體哉。臣竊觀近世萬國行立憲之政。蓋皆由法國革命

而來跡其亂禍。雖無道已甚。而時勢所趨。民風所動。大波翻。潮。迴。易。大。地。深。可。畏。也。蓋大地萬千年之政變。未有宏巨若茲者。亦可鑒也。中國未有此書。臣謹編譯上呈。

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七月

臣竊聞波蘭分滅。後其民散走歐。美。俄人虐待之。幾同猶。太。俄普皆禁其作波蘭語。文。禁買地。即美至平等。均爲僕。婢。亦恥與波蘭人伍。蓋雖爲歐種。幾視與印度人等矣。哀哉。亡國人也。波蘭分滅事。未入中國載記。臣每讀之。覩夫列強同謀之詭。連兵壓偪之酷。波蘭君相忍辱頻仍之苦。割講漸次之盡。及將分滅。君主后妃親王大臣迫劫囚據之慘。若讀晉愷

愍。徵。欽。石。重。貴。故。事。豈。徒。富。貴。皆。空。其。戮。辱。困。苦。求。爲。奴。隸。不。可。得。也。國。民。性。懦。不。早。事。力。爭。及。經。萬。變。流。血。無。數。獲。開。議。院。而。俄。人。環。兵。三。千。陳。礮。對。院。以。監。囚。諸。議。員。莫。敢。噤。聲。其。勇。烈。者。言。出。而。戮。矣。臣。旣。痛。波。蘭。之。君。民。行。復。自。念。中。國。未。嘗。不。爲。之。掩。卷。流。涕。淚。下。沾。襟。也。嘗。推。波。蘭。所。以。致。分。滅。之。由。一。由。其。君。忍。受。恥。辱。不。早。英。武。自。強。也。一。在。其。宰。相。大。臣。守。舊。保。祿。苟。延。旦。夕。而。甘。心。賣。國。也。夫。以。列。強。之。窺。偏。如。彼。而。波。君。相。之。怯。偷。如。此。未。有。不。亡。國。者。也。使。其。民。早。同。心。竭。力。以。與。君。相。爭。國。會。不。二。心。不。易。慮。不。畏。囚。死。波。王。本。亦。寬。棄。愛。民。之。主。未。嘗。不。可。得。也。徒。惑。于。其。大。臣。耳。乃。國。民。愛。死。坐。視。不。早。爭。之。至。于。國。已。瀕。危。大。勢。盡。去。雖。得。開。國。會。而。

已爲強鄰所制。雖有聖者。無救于亡也。及亡後。乃始沉族破家。肝腦原野。欲以救亡。終無成也。此國民酣嬉目前之罪也。所以爲亡國之民也。若其君主。既上制于椒房之太后。下制于貴族之大臣。不能自奮矣。與其分滅于外。慘爲亡國之戮囚。孰若付權于民。猶得守府而安榮。乃遽遁避終。徘徊不決。至于國勢瀕危。大勢盡去。乃始開國會而聽之民。獻則已爲強鄰所制。雖有無數之忠臣義士。終無救于亡矣。若其親貴大臣。守舊持祿。日以剝民納財。賣國鬻權爲事。誅囚才賢。壓抑新法。蒙閉人主。力拒國會。以爲一身富貴長久之計。而不知分地既盡。剝床切膚。家族妻子。囚擄誅夷。高臺傾而玩好散。身首不保。白首同歸。是則自作之孽。無復可憫者矣。惟惜

其君寬仁好善。不能自克。以至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禍及其民。延于累世。此則後之覽者。不能無歎。歎三歎也。夫嗟乎。弱爲六極。需者事賊。以召分滅。亦可鑒也。謹輯叙之上呈。

聖鑒臣康有爲謹序



應 詔統籌全局摺

正月初八日具奏

奏爲應

詔陳言乞統籌全局以救危立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頃者德人割據膠州。俄人窺伺旅大。諸國環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議成後。臣累上書。極陳時危。力請變法。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士室撫膺。閉門泣血。未及三年。遂有茲變。臣萬里浮海。再詣

闕廷。荷蒙

皇上不棄芻蕘。特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傳詢。問以大計。復命具摺上陳。並宣取臣所著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進呈

御覽。此蓋歷朝未有之異數而

大聖人探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際時艱。敢不竭盡其餘。以備採擇。臣聞方今大地守舊之國。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裔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蘭是也。有盡取其利權。一舉而亡之者。緬甸是也。有盡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權而後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權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無士。無兵。無餉。無船。無械。雖名爲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惟敵之命。聽客取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矣。後此之變。臣不忍言。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觀矣。以

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皇。上。與。諸。臣。誠。審。知。其。病。之。根。源。則。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喝。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况。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敝。政。何。嘗。爲。

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爲。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

祖。宗。之。初。意。哉。今。託。於。

祖。宗。之。法。固。已。誣。

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

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

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

祖。宗。之。法。而。不。能。守。

祖。宗。之。地。與。稍。變。

祖。宗。之。法。而。能。守。

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雖。然。欲。變。法。矣。而。國。是。未。定。衆。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夫。國。之。有。是。猶。船。之。有。舵。方。之。有。針。所。以。決。一。國。之。趨。向。而。定。天。下。之。從。

違者也。若針之子午未定，舵之東西游移，則徘徊莫適，悵悵何之行者，不知取從，居者不知取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極，以此而駕橫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適遭風沙大霧之交加，安有不沈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變法矣，然

皇上行之而大臣撓之才，士言之而舊僚攻之，不以爲用，夷變夏則以爲變亂。

祖制謠謗並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變法之有效，猶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

皇上既審時勢之不能不變，知舊法之不能不除，臣請

皇上斷自聖心，先定國是而已。國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

本末輕重剛柔緩急不同措置之宜其規模條理綱領節目大異稍有乖誤亦無成功臣愚嘗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與今既遠臣願

皇上日讀孟子師其愛民之心漢唐宋明之沿革可採但列國與一統迥異臣願

皇上上考管子師其經國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憲法地遠俗殊變久迹絕臣故請

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也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書佳畫墨蹟尙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鑑於日本之維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

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  
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置之條理得也。  
考其維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羣臣以定  
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  
誓文在決萬機於公論。採萬國之良法。協民國之同心。無分  
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今羣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  
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于  
對策所。五日一見。稱

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羣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  
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商  
權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強。效原

於此。

皇上若決定變法。請先舉三者。大集羣臣於

天壇。

太廟。或

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申誓。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舊習。黽勉維新。否則自陳免官。以激厲衆志。一定輿論。設上書取於

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其群僚言事。咸許自達。會得由堂官代遞。以致阻撓。其有稱

旨者

召見察問。量才擢用。則下情咸通。群才輻輳矣。設制度局於



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畧如

聖祖設南書房。

世宗設軍機處例。

皇上每日親臨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當存。何者當刪。損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後敷布施行。乃不謬素。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以我

朝論之。

皇上則爲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爲政府。出納王命。然跪對頃刻。未能謀議。但爲喉舌之司。未當論思之寄。若部寺督撫。

僅爲行政之官。譬於手足。但供奔持。豈預謀議。且部臣以守  
例爲職。而以新政爲之議事。既違例。勢必反駁而已。安有以  
手足而參謀。猷哉。近者新政。多下總署。總署但任外交。豈能  
兼營商務。况員多年老。或兼數差。共議新政。取決俄頃。欲其  
詳美。勢必不能。若御史爲耳目之官。刑曹當司法之寄。百官  
皆備。而獨無左右謀議之人。專任論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  
否實關軍國之安危。而言者妄稱施行主者不知。別擇無專  
司。爲之討論。無憲法爲之著明。浪付有司。聽其抑揚。惡之者  
駁詰而不行。決之者倉卒而不盡。依違者狐疑而莫定。從之  
者條畫而不詳。是猶範人之形。有頭目手足口舌身體。而獨  
無心思。必至冥行躓墮。顛倒狂瞽。而後已。以此而求新政之

能行豈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設。尤爲變法之原也。然今之部  
寺。率皆守舊之官。驟與改革。勢實難行。既立制度局。總其綱  
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  
我平等之權利。實爲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  
不同。故也。今宜採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  
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  
舶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  
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會律法。吏民無所率  
從。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無。而事勢所宜。可  
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探定各律。以定率。從。二曰度支局。  
我國地比歐洲。人數倍之。然患貧實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

希臘小國無理財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紙幣。銀行。印稅。證券。訟紙。信紙。烟酒稅。礦產。山林。公債。皆致萬萬。多我所無。宜開新局專任之。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中學。各府縣立小學。及專門各學。若海陸醫律師範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四曰農局。舉國之農田山林水產畜牧。料量其土宜。講求其進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舉國之製造機器美術。特許其新製而鼓勵之。其船舶市場。新造之橋梁堤岸道路咸屬焉。六曰商局。舉國之商務商學商會商情商貨商律。專任講求激厲之。七曰鐵路局。舉國之應修鐵路。繪圖定例權限咸屬焉。八曰郵政局。舉國皆行郵政以通信。命各省府縣鄉。咸立分局。並電線屬焉。九

曰礦務局。舉國之礦產。礦稅。礦學。屬焉。十曰游會局。凡舉國各政會。學會。教會。游歷。游學。各會。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陸軍局。選編國民爲兵。而司其教練。十二曰海軍局。治鐵艦。練軍之事。十二局設。庶政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爲民。民政不舉。等於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縣令之下。僅一二薄尉。雜流。未嘗託以民治。縣令重任。而選賤俸薄。而官卑。自治獄。催科。外餘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轄。經累四重。乃至督撫。而後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無事。皆爲冗員。徒增文書費。厚祿而已。一省事。權皆在督撫。然必久累資勞。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舊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講求新政。而舉行之。必不可得。向者興學堂。農商

之

詔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定文塞責。亦可見矣。日本以知縣上隸於國。漢制百郡以太守達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漢制。每道設一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用南書房及學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爲之。准其專摺奏事。體制與督撫平等。用出使例。聽其自辟參贊隨員。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則開缺。另候簡用。即以道缺給之。先撥釐稅俾其創辦新政。每縣設民政分局。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除刑獄賦稅暫時仍歸知縣外。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行。三。月。而。備。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成。效。如。此。則。內。外。並。舉。臂。

指靈通憲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後爰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廣遣親王大臣游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游學外國以得新學厚俸祿以養廉恥變通科舉以育人材皆宜先行者。猶慮強鄰四逼不能容我從容圖治也。且我民窮國匱新政何以舉行。聞日本之變法也。先行紙幣立銀行財源流通。遂以足維新之用。今宜大籌數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紙幣。各省分設銀行用印度田稅之法。仿各國印花之稅。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後郡縣獨立各種學堂沿海皆設武備學院。大購鐵艦五十艘。急練民兵百萬。則氣象丕變。維新有圖。雖不敢望自強亦庶幾可以自保。臣愚夙夜憂國統籌大局思之至詳。其能舉而行之惟

皇上之明其不能舉而行之。惟諸臣之罪。時陌國危。謹謁愚  
誠。伏乞

皇上聖鑒。謹呈。



呈請代奏 皇帝第七疏 正月

竊頃強鄰四迫。國勢危蹙。

皇上憂勞

社稷。亟籌自強。量勢審時。必有取法。將篤守

祖宗之舊法耶。則大地忽通數十強國環迫。皆

祖宗所未遇。必不能執舊方以醫變症也。將近探漢唐宋明

之法度耶。則接鄰諸國文學極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獫狁

之風。又漢唐宋明所未有也。將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純

備矣。而時勢少異。或慮有一二迂濶而遠於事情者。職竊考

之地球富樂。莫如美而民主之制。與中國不同。強盛莫如英

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與中國少異。惟俄國其君權最尊。體

戊戌奏稿

制崇嚴與中國同其始爲瑞典削弱爲泰西擯鄙亦與中國同然其以君權變法轉弱爲強化衰爲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得故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探法彼得職前言至近之譜蹟可臨摹者也職搜探彼得變政之事苦中國群書皆罕譯出職刻意考求始獲彼得本傳卽爲譯出旁搜記乘稍加損益於是彼得行事粗見本末矣考彼得之能闢地萬里創霸大地者豈有他哉不過紆尊降貴游歷師學而已以欲變法自強之故而師學他國非徒紆尊降貴且不惜易服爲僕隸辱身爲工匠焉凡強敵之長技必通曉而摹仿之凡萬國之美法必採擇而變行之此其神武獨授破盡格式操縱自在動作非常以發揚神智丕變國俗其舉

動爲千古。英主之所無。故其創業。遂爲大地萬里之雄。新易曰。天行健。又曰。武人爲於大君。書曰。錫王勇智。詩曰。武王桓撥。彼得大力。自運乾坤。壘垠剛武。健撥勇智。天錫宜其。遠撫長駕。創業垂統。威聲赫然也。昔勾踐爲吳夫差而沼吳。晉文公游歷十九年。知民情僞而創霸。殷武丁奮勞於外。爰暨小人而稱宗。舜耕稼陶漁而爲聖。帝蓋虛驕自大者。敗之媒。卑飛欽翼者。擊之漸。人主不患體制之不尊。而患太尊天下。不患治安之無策。而患不取此所以危。敗接踵也。昔緬甸勢弱將亡。覲見英使。英使不跪。尙須以黃布作帷。遮其下體。安南國權已削。而下僚尙不得見其主。並遞條陳。觀緬甸安南之所以亡。考俄之所以霸。以。

皇。上。之。明。鑒。觀。得。失。果。何。擇。焉。今。明。知。法。敵。不。能。不。變。而。卒。不。能。變。者。大。率。爲。體。制。所。拘。與。天。下。賢。士。不。接。故。不。能。大。變。也。夫。威。權。者。實。也。體。制。者。虛。也。

皇。上。既。自。強。之。後。緩。服。鄰。國。大。地。內。外。悉。主。悉。臣。欲。崇。體。制。何。求。不。得。若。國。體。不。立。割。地。賠。款。築。路。開。礦。勒。遂。疆。臣。強。出。上。諭。俛。首。宛。頸。委。命。他。人。無。復。自。主。之。權。亦。無。保。國。之。術。雖。我。待。藩。屬。如。朝。鮮。越。南。尙。未。限。禁。至。是。既。迫。非。

祖。宗。一。統。之。舊。且。並。非。泰。西。平。等。之。邦。若。仍。用。舊。時。體。制。以。爲。尊。崇。是。甘。蹈。越。南。緬。甸。之。覆。轍。而。及。勾。踐。武。丁。帝。舜。之。良。圖。竊。爲。

皇。上。不。取。也。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尊。隔。之。

故自知縣號稱親民。而吏役千數人。盤隔於內。山野數百里。遼隔於外。小民有冤。呼號莫達。累上而爲知府。則千里剖符之寄。又累上而爲司道。則百城藩屏之任。然上未得其摺。以上達下。須行縣。乃達民。若夫督撫之前。去民益遠。百縣之地。爲事更繁。積弊如山。疾苦如海。旣已漫無省識。安能發之奏章。一省一人。一月數摺。隔塞甚矣。何能爲治。京師百僚千萬。非無人才。而惟九卿台諫。方能上達。故直省民數雖四萬萬。而達官僅數十。餘皆隔絕。是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俱棄之。樞臣位尊體重。禮絕百僚。卿貳大臣。不易得見。至興群僚。益復適隔。東閣不開。諮謀無人。自塞耳目。自障聰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才賢而不識。惟有引體尊高。望若霄漢而已。比之外

國君主尊隔過之詩云瞻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刺尊隔也。昔周公吐哺握髮以待天下士。况無周公之才美而加以驕吝而欲旋乾轉坤安可得哉。

皇上九重深遠堂遠廉高自外之樞臣內之奄寺外無得親近况能議論小臣引

見僅望。

清光大僚

召見乃問數語

天威儼穆於上匍匐拳跪於下屏氣戰慄心顏震播何能得人才而盡下情哉每日未明辨事

召見樞臣限以數刻皆須了決伏跪屏氣聽候

顏色未聞反覆辨難甚少窮日集思天下甚大事變甚微  
皇上雖明宮無缺失而限時以言事拳跪以陳詞雖有才賢  
不能竭盡當此時變豈能宏濟艱難故尊嚴既甚忌諱遂多  
上雖有好言之誠臣善爲行意之媚樂作太平頌聖之詞畏  
言危敗亂賊之事故人才隔絕而不舉積弊日深而不發至  
中國敗壞之由外夷強盛之故非不深知實不敢言昔黎庶  
昌奉使日本有所條陳但請親王出游不能上達其他關切  
皇上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達達之而不動動之而  
不行

皇上雖天竄聰明而深居法宮一切壅塞既未嘗遍閱萬國  
以比較政俗之得失並未遍見中國而熟知小民之困窮所

見惟宮妾宦官。所遇皆窳敗舊物。諸媚日接於耳目。局束自困。其心靈外國宮室。橋梁道路。器藝軍械之環奇新麗。孰從而知之。故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較中外而求自強。其道無由。如浮屠十級。級級難通。廣夏千間。重重並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滯。血脈不通。病危立至。固也。夫天子之所以爲尊者。威稜遠擔。四夷賓服。德澤流溢。海內乂安。上播。

祖宗之靈。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傳於後世。乃可尊耳。若徒隔絕才賢。威臨臣下。以不見不動爲尊。以忌諱壅塞爲樂。則近之有土地不守之患。遠之有二世瓦解之禍。夫大臣記於體制。尊主如帝天者。豈爲其敬上哉。一以行其引體自尊之分。一以便其蒙蔽欺罔之私耳。文王與國人交。帝舜臣哉。



隣哉。豈以尊若天神爲貴哉。人情安於所習。蔽所未見。而禍  
敗一來。悔無可及。職曩言。

皇上尊則尊矣。實則獨立於上。

皇上何樂此獨尊。良爲此也。夫天地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  
自然之理也。歷觀自古開國之君。皆與臣民相親。挽輅可以  
移。駕止輦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敗之君。並  
與其臣相隔絕。情場之畏。聞盜賊萬歷之久。不視朝。所以致  
國祚之傾也。伏讀

太宗文皇帝聖訓。謂明主自視如天。臣下隔絕。是以致敗。我  
國上下相親。是以能強。嗚呼。明室之所以亡。我

朝之所以興者。盡在此矣。夫泥虛文之體制。則不能保。寔有

之威權使如天如神內示尊於奴隸而外蹙辱於強鄰孰若紆尊降貴內交泰於臣民而外揚威於四海孰得孰失

皇上又何擇焉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款則阻撓今雖欲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之舉動奇絕不能拒撥速成雷轟電掣也

皇上天錫勇智鑑考今古深觀時變徧察萬國遠念帝舜武丁勾踐

太宗文皇帝之圖跡下鑑亡明緬甸之覆轍伏願

幾暇垂覽此書日置左右彼得舉動日存

聖意摩積激動震越於中必有赫然發憤不能自己者非必全摹其跡而神武舉動絕出尋常雷霆震聲皎日照耀一鳴

驚人萬物昭。蘇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內強鄰改視。易聽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以中國二萬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之民。

皇上舉而陶冶之。豈可量哉。謹將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伏維代

奏

皇上聖鑒。謹呈。

敬謝 天恩並統籌全局摺 五月初一日

奏爲敬謝

天恩准予專摺奏事。請統籌全局。以變法強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嶺海下士。才識闇愚。以時事艱難。屢次上書。冒  
瀆

天聽。荷蒙

皇上天地之量。採及芻蕘。頃乃蒙過聽虛聲。特予  
召見。垂問懇懇。過二時許。容其狂愚。寬其禮數。復令有所條  
陳。准其專摺遞奏。隆天重地。稠疊有加。臣俯念時艱。仰感  
知遇。祗竭駑鈍。圖投涓埃。頃仰承

聖訓。以國家之敗。歸罪守舊諸人。臣妄陳大計。皆承

俞允。仰見

聖明天縱。求治若渴。洞萬國之故。審時變之宜。此真中國之福也。四万万臣民之幸也。臣愚但有喜舞并蹈。詠歌

聖德。然

皇上詢訪之盛意。臣何敢知而不言。臣今取欲陳者。曰統籌全局。以圖變法。

御門。誓衆。以定國。是開局。親臨。以定制。度三者而已。方今累經外患之來。天下亦知舊法之敝。思變計圖存矣。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舉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爲之。逐末偏端。而舉之。無其本原。失其輔佐。牽連並敗。必至無功。夫物之爲體。合多質點。而後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後備體。不備謂之。

不成人政不備亦謂不成國故臣以爲不變則已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如匠人築室千門萬戶必繪圖畫則先定雛形而後鳩工庀材乃行興築若全局未定圖繪全無聽甲言而爲杙爲枋尺寸不知又聽乙言而肯構肯堂木石未備磚瓦亂構工匠雜陳及其全局合龍必致乖悞鑿枘風雨驟至託庇仍無若夫縫人裁衣必量全軀之度庖人調味必酌醬齊之宜若妄施刀剪勢必顛倒裳衣亂下鹽梅以致難供刀七薄物猶爾況於舉万里之國而治之哉故臣請變法不欲言某事宜舉某事宜行者恐難

詔行難收成效必至與總署使館海軍船廠電線鐵路礦務製造廠同文館同爲守舊者藉口攻撓而已故今欲變法請

皇。上。統。籌。全。局。商。定。政。體。自。百。司。庶。政。用。人。交。外。並。草。具。綱。領。條。目。然。後。渙。汗。大。號。乃。與。施。行。本。末。並。舉。首。尾。無。缺。治。具。畢。張。乃。收。成。效。臣。所。請。統。籌。全。局。者。此。也。頃。者。膠。旅。既。割。內。地。權。利。盡。失。危。亡。逼。迫。若。火。燎。原。

皇。上。審。時。變。法。發。憤。圖。存。特。下。

詔。書。明。定。國。是。苦。心。明。斷。天。下。共。知。而。諸。臣。惑。于。舊。俗。謠。謗。紛。紜。或。庸。人。知。見。損。於。維。新。恐。富。貴。之。難。保。或。僉。人。思。媚。于。權。貴。造。疑。謗。而。詆。謀。交。章。飛。文。變。亂。黑。白。誣。攻。新。政。具。錦。如。織。流。言。惑。聽。害。過。流。賊。或。老。耄。舊。學。自。託。清。流。挾。用。夷。變。夏。之。言。特。變。亂。

祖。制。之。說。劫。亂。民。聽。衆。志。焚。惶。藐。王。言。如。弁。髦。視。綸。音。如。草。

莽臣惟三代大舉亦復胥動浮言盤庚遷股屢頒誓誥戒以黜心從一責其起穢自臭誓以祖父斷棄嚴以剝殄無遺蓋誓者經義取重亦西國通行昔

聖祖高宗時頗有

御門之典臣伏乞

皇上諷日齋戒特

御乾清門大集羣臣相與

勅誓布告天下與民更始咸令具名上表盡革舊習黽勉維新其有不率予之休免其有造謠興謗不奉新政者上用盤庚剿滅之刑旁探泰西謠謗之律明罰勅法刑茲無赦庶幾浮言可靖衆志乃一國是既定大勢咸趨臣所請



御門警衆者。此也。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變一事者。微特偏端不舉。即使能舉。亦於救國之大體無成。非

皇上發憤自強之意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損益四代。乃爲變法。臣所請者。規模如何而起條理。如何而詳綱領。如何而舉節目。如何而備憲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損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刪。若者宜改。全體商榷。重爲草定。茲事體大。關國安危。舉錯偶乖。必至齟齬。此非特開專司以鈔選通才。不足以商鴻業而定巨典。今欲行新政。但聽人言。下之部議。尤重者。或交總署。樞臣會議。然大臣皆老耄守舊之人。樞垣總署。皆兼差股忙之候。求

其議政詳善。必不可得也。臣前請用日本例。開制度局于內廷。選天下通才任之。

皇上親臨。日共商榷。其有變法之摺。並下制度局商議。擬旨施行。然後繁領振裘。目張網舉。新政可行。自強有效。臣所請開制度局者。此也。雖然以。

皇上之明。豈不知籌全局而全變哉。其有不能者。或勢有所限也。然人主有雷霆萬鈞之力。所施無不披靡輓。

皇上所有之權。行方今可爲之事。舉本握要。則又可一轉移間。而天下移風振作人心矣。國勢危迫。不能需時。及今爲之。已遲不及。事惟。

皇上乾綱獨攬。速斷。

聖心以救中國。天下幸甚。臣愚憂國。敢冒死以竭拳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